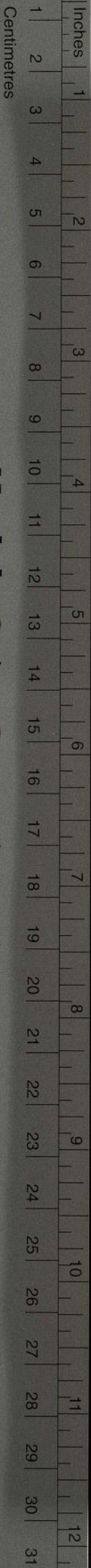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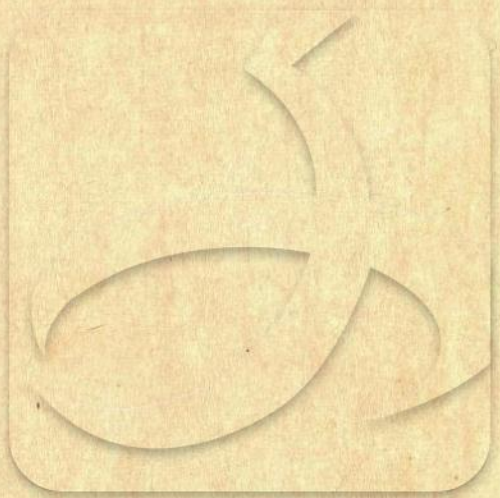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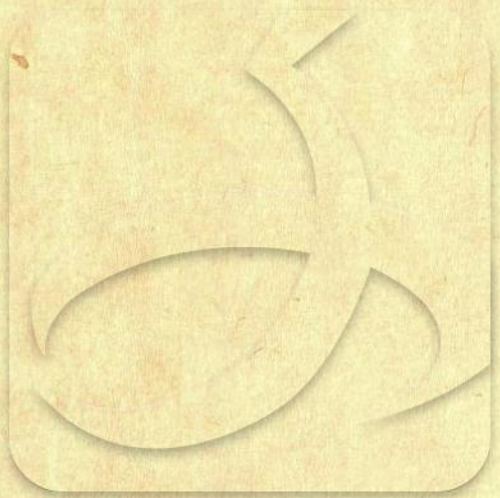


吳橋縣志

22.6213
2642.0732
=7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吳橋縣志卷十一

藝文錄上

疏

請卹疏

王允亨



原任河南分守道今死難王允長胞弟王允亨謹奏為殉難之
 苦節可風一門之罹禍獨慘謹備述始末以祈旌卹以慰忠魂
 事亨兄王允長繇乙榜歷官前職因雒城失陷慷慨捐軀已經
 戚臣冉興讓等按臣高名衡察明具題奉有文武官員捐生殉
 難作何旌卹之旨亨感荷聖恩不敢不為亨兄一籲陳之亨兄
 初授山西武鄉縣知縣再調翼城時猗賊倡亂人心風鶴亨兄

嚴保甲修戰具練鄉勇不旋踵而渠魁以殲蒙撫按題叙陞遼州知州復調澤州時三晉大稔潢池北車一呼百應飢民揭竿四起亨兄日設粥廠數十處以招撫四方流離而寇氛以息士民交口頌之又蒙撫按監臣交章題叙陞運同旋陞河南府知府先時羣寇攻破關廂焚燒危城勢在岌岌亨兄聞命不候憑引單騎到任賊夜遁走雒城無恙然爲關外民急圖保障創建城池甫兩旬金湯屹然修練四事亨兄早圖獨在明旨未頒之先此亨兄守城之功也後繇知府陞任守道庚辰外計部舉卓異時孟津巨寇哨聚城下東西僭號流毒最慘亨兄出其不意親抵賊巢一鼓成擒於是新渾于士秀鞏縣馬天衢張加裕登

封陳金斗以次捕滅又蒙按臣題叙此亨兄勦賊之功也十三年十一月闖賊數萬攻雒亨兄堅壁清野固守月餘適王紹禹羅岱各率兵至闖城稱便福藩犒賜甚渥紳衿捐貲慰勞王紹禹軍於城頭羅岱軍於郭外不料兵起逆謀外叛內應而城陷矣亨兄率胞弟王允才等挺身格鬪俱被砍死城頭及踰夜賊出亨兄死久稍甦僅存呼吸街民抬至空房亨母奔尋抱哭而亨兄不知也撫臣李仙風至亨母泣交勅印並述其死久微甦雖甦猶死之狀撫臣驗訖不移時而氣絕此臣子臨難不苟以死勤事者也蓋一腔熱血灑於他鄉萬里孤魂未返故土苦可勝言哉念亨兄歷任一十六載兩地盡瘁一身殉城宗祖邱隴

未遑一顧忠蓋才節俱堪表表幸逢皇上厚意殉難諸臣俱蒙漸次沾恩懇乞勅下該部一體旌卹亨一家存亡生生世世永戴皇仁矣爲此具奏伏候命下

飭屬疏

范景文

題爲敬陳飭屬之要以肅邦政之規事臣才識謏庸素聞軍旅猥以時急叨冒隆恩控辭未遂再荷溫綸受命飲冰敢不勉竭鈍駑以報高厚惟是留都根本之地機務維繫之司平時不易肩承今日更恐隕越將卒之驕媮人著營伍之廢弛日深若不徹底澄清力爲振飭以居重馭輕之師等芻偶搏秘之戲其何以鞏護豐鎬奠安東南哉顧受皇上非常之簡命者臣也有智

可竭有力可盡不敢不盡瘁從事以仰答知遇然臣所分猷共理者諸司臣也必同心戮力克効匡襄豈惟人各自監併以佐臣不遑特絜大端共圖黽勉正本澄源臣請身先而所責成於司臣者有五一日清周官六計首重以廉操履不清他節莫續故非守嚴一介何以剔釐百奸不惟暮金暗投大犯清議卽有常列交際亦玷官箴賢者自好各愛其鼎豈肯蹈陋轍以爲身名之玷也一日公南樞雖無北部之升除然各營官評則有殿最各衛選補則有去留愛憎起而賢否淆請託解而虛冒熾何以服人心而消譁詬也故必勿徂恩怨勿徇喜怒可與天知可與人言其庶幾乎一日嚴火烈人畏水濡人溺涖軍行法益難

寬假當此人情營競私意窺矚故必冷面似鐵執法如山姑息情緣盡行祛戢除入署詰兵之外務須息交絕遊以防關通所屬弁官尤不許私有往來以疎防表一曰密兵詭道也必以機密行之不密害成斯爲炯戒不有謀之窟室漏之屬垣者乎凡酒食醉飽之間僕使胥役之際稍洩針芒便成鑿空筆慮蠅傳堤防蟻潰尤宜慎之慎者矣一曰勤精敏則神助闕茸卽魔生智以探討而通力以鞭策而奮不思梗梗蹶蹶以立功而顧悠悠忽忽以玩日棄身所以悞國矣况救民水火之日正臨嘗新膽之秋退食猶屬焦思在公豈容懈體尙其靖共爾位頂踵俱捐也乎以上五款臣非求多於諸臣而實痛感乎時事如抉育

者必用銳如起痿者必用砭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瑟不更張厥聲不振云爾臣自蒞任已宿部中卻饋遺絕交遊而自飭以飭屬故又叮嚀告誡如此倘臣言自背無辭於皇上之明法諸臣若遵行不力臣一奉皇上之明法以從事瀝血而言言止此矣

五箴附

景文泄樞之始首以飭屬入告仰荷天語訓以帥先日星式臨敢不凜承爰作箴詞共相勗勉用識對越無或愆忘云爾

清箴

周官六計潔廉爲貴山泉寂清市泉浣穢名盜忍渴顧名生畏勿謂無知夜金可媚高高鳳儀聖世靈瑞竹食醴飲先潔其啄

鳶嚇腐鼠是乃失類蟻隙不窒大防終潰一介是嚴百奸可墜
微臣作箴敢告庶位

公箴

在下曷奉奉三無私無私乃公于何準之天空斯明母主恫疑
地博斯容母匱敷施日照月臨肯點織疵江海灑滌萬艘風馳
鳴鳩惻怛七子均肥豈伊失倫揆材是宜偕于大道權衡在茲
微臣作箴敢告攸司

嚴箴

火烈多畏水柔易溺家賴嚴君孚威受式國賴嚴臣荆榛萎植
彥方良士在幽敦飭彼偷革心不寒而慄凡百君子毋恒毀則

影也響也實來僭慝維我高皇謨訓翼翼敢以駝駝而殄章赫
微臣作箴敢告朋職

密箴

成敗之故匪夕伊朝不密害成炯訓爰標鍼芒示漏全體受凋
善謀善意如風鼓簫謀弛營壘意張獍梟口能興戎實維禍挑
如古之人用晦于昭阿柄陰握嶽立不搖寶此嗇蓄填彼麤翹
微臣作箴敢告官寮

勤箴

瞿瞿良士職思其居豈以服官顧可偷媮朝講夕晝夜計罔虛
華臚祿位匪供熙娛嗜音甘酒而憚于劬王事靡盬不承權輿

惕日視陰曷永其譽鞠躬盡瘁古訓何如勉維靖其景福是摠
微臣作箴敢告匡胥

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疏

范景文

奏爲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謹據聞密切入告伏祈明
旨通行申飭以杜隱禍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於七月連接
提塘官吳夢褚報稱流賊八大王於襄陽等處與小民兩相交
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置造戰船積至百有餘號等情據此
已經移咨總理密察情形撫勦互用須防意外毋墮毅中併咨
江楚鳳應皖操各撫嚴檄所屬鎮道府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
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該臣看得流寇蹂躪中原十載於茲矣皇

上銳意蕩平以撻伐之柄屬於理臣熊文燦十二萬之兵二百
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九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
清洗而空之非令一撫豢彼苞孽爲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
曰勦曰撫權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
彼而權在我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
在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
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勦之以制其死命耳今楚
賊張獻忠據理臣初疏以爲正切輸誠終無異志矣果如所言
便宜解散徒黨賣劍賣刀安意耕耘卽使隨營効力亦宜卷甲
韜戈靜聽調遣乃人不散隊械不去身分食於地資貨於商據

陸而復問水市馬而復造舟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萌叵測伺隙狂逞豈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舍之間別有駕馭決不至以賊遺君父憂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倘養癰一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飢寒之徒易於響應決裂濤漲噬臍豈有及乎臣已密布文告悉飭江流俟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處可乘順流橫渡皆不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真偽難辨人扮估客船作商舶白衣搖櫓猝發一旦可不預爲防乎伏乞皇上嚴敕理臣旣任勦何以勦之不力兼任撫何以撫之有終收局於已殘彌患於未著甯使臣言之太過疆事尙亦有利焉并勅楚江應鳳皖操各撫嚴督

道鎮府縣各官置艦練兵遠探密哨節節布置多方預防再行關使設法稽查商氏船隻分編字號毋使乘隙潛窺或調水師一旅扼之江楚中間以伐狡謀想廟堂必計之早也伏祈聖裁施行

謹論當存人材可惜疏

范景文

奏爲謹論當存人材可惜懇祈聖明曲宥言事直臣以振士氣以服人心事臣等待罪南國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明以仰裨聖治日懷慚悚惟於邸報中仰見皇上瑩精化理側席求賢夜寐夙興急欲躋世三代之上而流寇炤熾不能卽慰一人之心頃者枚卜之舉廣咨博訪至下霽天光曲垂清問特簡五臣俾

以爰立求之如此其誠擇之如此其慎也而兵部尚書楊嗣昌忽從墨纒首膺白麻想因從前綸扉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歷岩疆曉暢邊情必能雪恥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亮皇上不得已而用之心者輔臣自起家筦樞以及秉政封事縷上頻以終制爲請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逡巡就列其不得已而應之心天下亦多亮之乃詞臣黃道周等執義廷諍不憚再三以至仰干宸嚴卒無迴避或謂輔臣昔日奪情尙可據金革以爲言至於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爭之哉一時羣議咸快主聖臣直於今再見皇上必且欣然嘉納蓋借才濟急不妨通一時之權而立法垂世仍當存萬世之經聽言用人總屬朝

廷並行不悖孰敢弗服乃伏奉嚴綸黃道周降六級調外任矣何惜降二級調別衙門矣林蘭友補任降級矣劉同升趙士春俱各降三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徬徨疑惑不勝私憂過計蓋以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光岳之所毓孕靈不常鍾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竭卽今以草木棘人置鼎絃重地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用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此臣等所爲人材惜者也古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事鮮仗節死義之臣凡以氣爲主在上長養之耳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在皇上聊示勗懲益神磨厲猶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厭棄

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脂韋成風毀方干進亦豈國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爲士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不過安輔臣之心欲得其用耳臣等以爲容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也輔臣淹貫古今儼以豪杰自負亦知夫違清議摧人望則不能出而有爲卽昨連疏剖心欲明孺慕於天下平台召對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具可想見容言者則輔臣之心以白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之也且獨不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詆文彥博彥博乃請召還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於彥博則今日輔臣之所以自待與皇上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以臣所聞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

原本而清風頑懦識洞人天忠義凜然實有堯舜吾君之思何楷林蘭友皆剛腸勁骨百折不回鳳鳴梧崗一時稱爲國瑞劉同升趙士春忠孝家傳蔚爲時棟曾經帝心親簡不愧科名海內咸服得人之數臣者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識忌諱何有依傍聖明或亦鑒其無他耶雖其持論不無過激稍嫌於戇然漢廷稱戇者莫如汲黯而淮南寢謀卒賴其戇如公孫宏乃發蒙振落耳則用舍之間可不慎乎以人事君上臣極執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援以昭意表行事故原皇上終爲輔臣地以宥諸臣也臣等叨在九列誼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聖明裁察臣不勝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盡節遺疏

范景文

奏爲孤臣盡節情切戀主事切臣猥以虛庸仰蒙特簡自矢竭忠據蓋以報隆恩而受命之日卽值太原告陷大厦已傾隻手難支負乘致寇臣罪萬千迨賊旣薄都臣力主聯絡人心堅守待援乃十九之夜翠華一移衆心遂亂力盡難施惟有一死以報皇上而已惟皇上以可爲堯舜之君而令出唐德宋高之舉固自多難殷憂運數使然而誰爲爲之能不痛恨於悞國之奸也哉伏祈法湯改過如周維新親賢遠奸以用人輕徭薄賦以撫民憤發精神鼓舞忠義蚤圖恢復重還故都立定中興大業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泣涕依戀之至崇正十七年三月

十九日

盡節遺言附

身爲大臣不能殺賊雪耻死有餘恨然力竭盡節生平忠孝自矢已盡於此期上可見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而已兒元緒具疏上控聖明并以遺疏附奏聊見孤臣一片忠赤耳 又書云坐卧小樓覺亦難耐故此决絕下綴絕筆二字

剔舊營積弊疏

范景文

題爲仰遵明旨謹剔舊營積弊以肅軍政事微臣欽奉勅書著臣督同總兵官將通鎮額設調援見在兵馬查補簡練再行招募萬衆欽遵施行隨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爲天威震揚等事奉

聖旨這通昌兩鎮募兵各以五千爲額依議行兵不在多但須選訓有法期成勁師舊兵補缺清占與新兵別營分練俱著范景文侯恂加意料理該部卽行諭知欽此欽遵今所募新兵該臣督同司道鎮將挑選訓練丁旣壯而糧亦厚法方新而弊不生惟是通州一營額軍二千八百月食倉米八斗俱係通州左右等四衛撥出祖籍版軍總屬副總兵魏都梁統領該臣蒞任之初卽行閱視半屬空虛中惟家丁三百餘人頗稱精壯其餘皆老幼殘疾藍縷不堪臣甚驚異隨行諮贊主事章應望監軍道越其杰清查去後茲據司道二臣查覈到臣爲照軍政之弊也久矣聖明御宇銳然與天下更始臣欽奉簡書諳諳查補舊

額敢不肅將從事因檄行司道得其種種弊狀有名是而人非者有人是而事非者有人與事亦是而俱不可恃竟歸於非者臣爲愀然痛心悚然骨慄也而諸臣爲之解曰此弊非一處非一時噫是何說歟臣考究而得其故矣祖制邊腹內外衛所基置以軍隸衛分屯養軍無事則屯牧有警則徵調後失其制於軍之外另募民以爲兵於屯之外另賦民以爲餉而彼如鱗尺籍不能爲衝鋒之事久之并不知爲帶甲之人弊也久矣果不止一通營爲然臣以維新之世百度改觀雖全局皆壞不止一處而補救正欲於此處始雖易世易湮不止一時而積蠱正欲從此日更豈可悠忽誕謾使有定之軍制付之不可問有用之

軍糈投之不可知則所謂維新者安在問誰典守營官自不得
追責但魏都梁猶是敢任之人而難返極重之勢固不在追既
往而在飭將來此後寬之歲月專其責成務使振刷從頭以期
澄清到底若仍烏有如故則亦白簡何辭謹條列數端以瀆聖
鑒伏祈天語申飭施行

一覆虛冒夫營之所以虛者以其無人也而糧之所以冒者以
其無人而稱有人也通營之軍應差於營而食糧於衛如使有
逃卽報則糧不冒矣有報卽補則伍不虛矣故匿逃不報弊在
營官通同冒糧弊在所伍如一軍逃亡管隊與司總匿不卽報
俟放糧後方行開名把總自此而把總而千總而中軍無不染

指比及具呈本將已不知冒食幾許時矣而本將又不肯卽補
陋習相沿積漸所致不幾虛無人乎今欲釐此弊除該營隨逃
隨報外仍責令各所千戶每月類報開除之數以憑質查如有
通同隱冒重究不宥掌印指揮亦令互相覺察庶法令嚴而人
知惕耳目衆則弊難掩矣

一清占役夫占役各處皆然而惟通營爲最以其衙門多也自
將官之跟伴以及倉廠監局道鎮州衛等衙門無不有之在營
官占役猶隨營有人其他則一往不返名在人亡莫可究詰雖
衙門各有職事亦屬因公而設而伍中暗減矣且用無定額營
官藉口影射一遇查點任意冒開此項未清另有一項爲卸肩

之地此軍未到別有一軍爲銷名之人卽設法查點終何益哉
今卽不能全汰亦宜著爲定例某項該用軍若干某項應裁若
干其倉厰監局部州等衙門軍役或按月或按季回營赴點總
計各項占役外實在隨營操軍若干名卽以實在數目爲稽覈
張本庶乎驟閃無路營伍漸充矣

一禁賣閒夫營伍何以日虛以偷閑者之多也而將官實賣之
每軍月納二百餘錢不操不點任其他營矣每馬月納三百餘
錢不操不點任其他載矣究弊所從來則因各衙門使費而起
如倒換循環有費月報季報有費年例規矩有費甚至包納罪
贖餽送禮物一切繁費皆以賣閒之錢充之於是指一科十因

公濟私每月放米催納班錢不以爲諱上與下共聚食此軍而
伍之充也有日乎以後嚴禁納班其科贖受餽須從上始所謂
源潔而流自清耳

一覈馬匹夫倒馬有年限追椿有多寡所以懲喂養之勤惰也
通營馬死先報本營發下追椿卽摠軍使去月領草料錢糧照
舊造支併本軍月糧俱存留在營以充椿銀之數假如應追一
兩常扣至七八兩不已或半年或一年始報兵部謠云馬瘦營
官肥馬倒營官喜誰肯稽查喂養臙息責成馬軍耶今惟有闔
營朋椿則此弊自除朋椿之例各邊鎮行有成效今當極行未
晚也

一選家丁夫通州一營非班白則黃口鳩形鵠面不堪着眼惟家丁頗稱精壯可用問之乃四十八年巡按御史王象恒所議并兩人爲一人給以雙糧號爲家丁者也彼誠見八斗輕糈不足以羈壯夫則得三百之精強勝於六百之老弱耳今若再歸併二百名給以雙糧合前共五百名亦可作一軍之領袖壯一時之爪牙乎若慮積弊叢生日新月異後日之三百仍如今日之二千八百糧已并而人彌少則隨時補偏救弊又在後之人耳伏祈聖裁崇正三年七月十一日上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這條奏通營積弊甚晰著范景文著實釐飭家丁并糧還與酌議該部知道

按縣志藝文必其有關風土人事者乃載入他應悉從所汰獨名臣碩議大儒鴻文則亦載之志其言正以志其人也故故董江都天人三策志廣川者必首載篇端此可以例已范文忠公爲有明一代名臣實生此土其所抒陳動關軍國大計自宜錄之以光邑乘茲合舊郡縣志參之明史擇而錄之兩疏明史皆未載全文今依文集詳錄於首

革大戶行召募疏

范景文

題爲革除民生第一苦累以期久安長治事臣當奉命撫豫之初日思所以撫之之方而求一當也唯是與民休息爲第一義顧今天下民生瘁矣或困於水旱此患在天者也或屬於盜賊此患在人者也尙可隨時補救隨地銷弭不至大苦獨官患苦之而莫可解免則莫如差役臣請得而悉數之如錢糧之收有收戶解有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

名曰大戶固曰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庸則壤作貢理或然也而所僉實非真大戶何也大戶之錢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難倖免而免脫雉羅大半中人耳中人之產氣脈幾何役一着肩家便立傾一家傾而一家繼一家繼而一家又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卽彼所謂能通神能使鬼以免一時者亦漸日朘月削免與不免同歸於盡此不水旱而荒不盜賊而慳者也豈不痛哉往時建議者心隱之變爲條鞭法以闔境之力役均於闔境之丁糧此其苦宜少蘇矣而試觀民間有不經年累月奔走於公家者爲誰有不賣妻鬻子罄貲於津陪者爲誰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革者未革也總之役在民則官便役在官則

民便此不兩利者也便在民則民欲革便在官則官不欲革此不兩立者也夫官民之不相勝也久矣有司官卽無不念及民瘼者無如胥徒之中爲格何蓋僉派一行則手得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於民間而民奔走以奉之嗟嗟民間天子藏富之地而反爲彼外幣以致官日富而民日貧在官之人日富而民日貧民貧矣國安得富私費多而公賦絀此必至之數也臣剡心蒿目議下有司實行條鞭之法一切差役俱歸之官錢糧官顧人收爲議廩餼官差人解爲議盤費倉漕爲之議脚價官委人買驛遞爲之議芻豆官募人養供應以市值平買不立官價名色凡夫傾銷添搭幫陪之費徹底蠲除百年患苦一旦灑然

不亦快乎是非移民之害於官也官任之而害自減耳官自經手官自留心金錢無所容其穴窟倉箱無所容其耗蠹郵驛支應無所容其冒破在民免於害而官亦並受其利所不利者獨胥徒耳置官以爲民豈爲胥徒哉有如日與胥徒比而陽奉隱違名去實存者斷以白簡隨其後從此百姓自辦正稅而外足不至官府目不見青衣日唯含哺鼓腹以嬉遊於化日是亦一時華胥也卽粹有水旱盜賊亦有以待之豈足爲厲哉曩臣司理東昌魯行此法歲所省以數萬計東人至今思之臣不揣欲以已效之法試之兩河以起沉痾將欲使兩河亦如二東也而今量移矣人去法更久將復斲所關於民生休戚者最大故特

披瀝於聖明之前其中條欵頭緒繁多不敢一一瀆覽而畧陳其大端如此臣謹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甡具疏以聞伏乞天語申飭絜著爲令敢有變法虐民者官吏議處叅究不少貸將休養旣久物力漸充久安長治端必繇之矣崇正三年四月初十日具題奉聖旨體恤民隱是撫按第一急務這奏內革僉派行召募飭吏治安民最得要領便著定爲例勿輕變更該部知道

論節氣疏

李天經

論節氣有二法一爲平節氣一爲定節氣平節氣者以一歲之實二十四平分之每得一十五日有奇爲一節氣故從歲前冬

至起算必越六十日八十七刻有奇爲雨水舊法所推十五日
子正二刻者此也定節氣者以三百六十爲周天度而亦以二
十四平分之每得一十五度爲一節氣從歲前冬至起算歷五
十九日二刻有奇而太陽行滿六十度爲雨水新法所推十三
日卯初二刻八分者此也太陽之行有盈有縮非用法加減之
必不合天安得平分歲實爲節氣乎以春分證之其理更明分
者黃赤相交之點太陽行至此乃晝夜平分舊法於二月十四
日下註晝五十刻是也夫十四日晝夜已平分則新法推十四
日春分者爲合天而舊法推十六日者後天二日矣知春分則
秋分及各節氣可知而無疑於雨水矣

論置閏疏

李天經

大統置閏但論月無中氣新法尤視合朔後先今所進十五年
新歷其十月十二月中氣適交次月合朔時刻之前所以月內
雖無中氣而實非閏月蓋氣在朔前則此氣尙屬前月之晦也
至十六年第二月止有驚蟄一節而春分中氣交第三月合朔
之後則第二月爲閏正月第三月爲二月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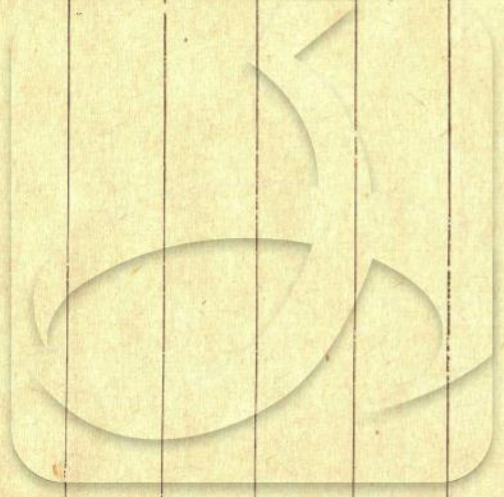
論儀器疏

李天經

輔臣光啟言定時之法古有壺漏近有輪鐘二者皆由人力遷
就不如求端於日星以天合天乃爲本法特請製日晷星晷望
遠鏡三器臣奉命接管敢先言其畧日晷者礪石爲平面界節

氣十三線內冬夏二至各一線其餘日行相等之節氣皆兩節
氣同一線也平面之周列時刻線以各節氣太陽出入爲限又
依京師北極出地度範爲三角銅表置其中表體之全影指時
刻表中之銳影指節氣此日晷之大畧也星晷者治銅爲柱上
安重盤內盤鐫周天度數列十二宮以分節氣外盤鐫列時刻
中橫刻一縫用以窺星法將外盤子正初刻移對內盤節氣乃
轉移銅盤北望帝星與勾陳大星使兩星同見縫中卽視盤面
銳表所指爲正時刻此星晷之大畧也若夫望遠鏡亦名窺筭
其制虛管層疊相套使可伸縮兩端俱用玻璃隨所視物之遠
近以爲長短不但可以窺天象且能攝數里外物如在目前可

以望敵施砲大有用焉至於日晷星晷皆用措置得宜必須築
臺以便安放



議

條鞭議

范景文

余違起家司理間代爲守卽未嘗爲令而習令事其於民間便
害日取咨詢焉見夫重累而思去者莫如簽役乃爲條奏釐清
之諸所徭差如錢穀收納徒輿迎送皆官僱役於民無所與而
比閭帖然無譁今其法具在說者妄以遠邇可通行也然他旣
不敢知燕齊相望土風不遠此斷斷可行無疑者而叅差不一
此其故難言矣非真實有愛百姓心規創足可百世者烏能毅
然行之不撓乎今年審編屆期復當簽役邑侯思伺王公一切
報罷遍請當道改行條鞭顧役法一時權聲雷動自邑達郊余

以爲此舉也有數便而不便無一焉田廬藝樹民之恒產疇耗之農工商賈民之恒業疇分之豐衣甘食美好舍宇民之恒願疇奪之揆厥所由惟役之厲役一家而一家厲厲一家而一家代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役去而守其產安其業各適其所願則民之富者便田多者賦亦多田少者賦亦少無田者益脫然於外以其身手自營而無所虞則民之貧者便富者有其資貧者有其生而國始得有其民則其大便乃終在國一體之誼豈第官民間者如是而有持異說指極便爲不便者是亦不祥之人爾矣乃若不便亦有之役去而加賦供費謂賦不加則役不能去也倘繼此而賦之加者不減役之去者猶存是昔日之累

一而異日之累二沉痾未除又加甚焉是亦不得不爲早慮者也甯有眞寔愛百姓規創足百世如公者而慮不及此亦何用不必然之過計爲哉節錄

叅訂厯法條議二十六則

李天經

七政公說之議七一日諸曜之應宜改蓋日月五星平行起算之根則爲應乃某曜某日某時躔某宮次之數今新法改定諸應悉從崇正元年戊辰前冬至後巳卯日子正爲始二日測諸曜行度應用黃道儀蓋太陽由黃道行月星各有本道出入黃道內外不行赤道若用赤道儀測之所得經緯度分須通以黃赤通率表不如用黃道儀卽得七政之本度爲便也三日諸方

七政行度隨地不等蓋日月東西見食其時各有先後既無庸疑矣則太陽之躔二十四節氣與月五星之掩食凌犯安得不與交食同一理乎故新法立成諸表雖以順天府爲主而推算諸方行度亦皆各有本法四曰諸曜加減分用平立定三差法尙不足蓋加減平行以求自行乃歷家要務第天實圓體與平行異類舊所用三差法俱從勾股平行定者於天體未合卽各盈縮損益之數未得其真今新法加減諸表乃以圓齊圓始可合天五曰隨時隨地可求諸曜之經度舊法欲得某日某曜經度必先推各曜冬至日所行宮度宿次後乃以各段日度比算始得今法不拘時日方所只簡本表推步卽是六曰徑一圍三

非弧矢眞法蓋古厯家以直線測圓形名曰弧矢法而算用徑一圍三謬也今立割圓八線表其用簡而大孤矢等線但乘除一次便能得之七曰球上三角三弧形非勾股可盡蓋古法測天以勾股爲本然勾股能御直角不能御斜角且天爲圓球其面上與諸道相割生多三弧形勾股不足以盡之

恒星之議四一曰恒星本行卽所謂歲差從黃道極起算蓋各星距赤極度分古今不同其距赤道內外也亦古今不同而距黃極或距黃道內外則皆終古如一所以知日月五星俱依黃道行其恒星本行應從黃極起算以爲歲差之率二曰古今各宿度不同蓋恒星以黃道極爲極故各宿距星行度與赤道極

時近時遠行漸近極卽赤道所出過距星線漸密其本宿赤道
弧則較小漸遠極卽過距星線漸疎其本宿赤道弧則較大此
緣二道二極不同非距星有異行亦非距星有易位也如觜宿
距星漢測距參二度唐測一度宋甯宗測半度元郭守敬測五
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非一證乎三日夜
中測星定時蓋太陽依赤道左行每十五度爲一小時今任測
一星距子午圈前後度分又以本星經行與太陽經行相加減
得太陽距子午圈度分因以變爲真時刻四曰宋時所定十二
宮次在某宿度今不能定於某宿度蓋因恒星有本行宿度已
右移故也

太陽之議四一曰太陽盈縮之限非冬夏二至所謂最高及最
高衝也此限年年右行今已過二至後六度有奇二曰以圭表
測冬夏二至非法之善蓋二至前後太陽南北之行度甚微計
一丈之表其一日之影差不過一分三十秒則一秒得六刻有
奇若測差二三秒卽差幾二十刻安所得準乎今法獨用春秋
二分蓋以此時太陽一日南北行二十四分一日之景差一寸
二分卽測差一二秒算不滿一刻較二至爲最密三曰日出入
分應從順天府起算蓋諸方北極出地不同晨昏時刻亦因以
異大統依應天府算是以晝夜長短日月東西帶食所推不準
今依順天府改定四曰平節氣非上天眞節氣蓋舊法氣策乃

歲周二十四分之一然太陽之行有盈有縮不得平分如一平分則春分後天二日秋分先天二日矣今悉改定

太陰之議四一曰朔望之外別有損益分一加減不足以盡之蓋舊定太陰平行算望朔加減大率五度有奇然兩弦時多寡不一卽授時亦言朔望外平行數不定明其理未著其法今於加減外再用一加減名爲二三均數二曰緯度不能定於五度時多時寡古今厯家以交食分數及交泛等測定黃白二道相距約五度然朔望外兩道距度有損有益大距計五度三分度之一若一月有兩食其弦時用儀求距黃道度五度未能合天三日交行有損益分蓋羅喉計都卽正交中交行度古今爲平

行今細測之月有時在交上以平求之必不合算因設一加減爲交行均數四曰天行無紫氣舊謂生於閏餘又爲本之餘氣今細考諸曜無象可明知爲妄增

交食之議四一曰日月景徑分恒不一蓋日月有時行最高景有時行最卑因相距有遠近見有大小又因遠近得太陰過景時有厚薄所以徑分不能爲一二日日食午正非中限乃以黃道九十度限爲中限蓋南北東西差俱依黃道則時差安得不從黃道論其初末以求中限乎且黃道出地平上兩象限自有其高亦自有其中此理未明或宜加反減宜減反加凡加時不合者由此也三日日食初虧復圓時刻多寡恒不等非二時折

半之說蓋視差能變實行爲視行則以視差較食甚前後鮮有不參差者夫視差既食甚前後不一又安能令視行前後一乎今以視行推變時刻則初虧復圓其不能相等也明矣四曰諸方各依地經推算時刻及日食分蓋地面上東西見日月出沒各有前後不同卽所得時刻亦不同故見食雖一而時刻異此日月食皆一理若日食則因視差隨地不一卽太陰視距不一所見食分亦異焉

五緯之議三一曰五星應用太陽視行不得以段目定之蓋五星皆以太陽爲主與太陽合則疾行衝則退行且太陽之行有遲疾則五星合伏日數時寡時多自不可以段目定其度分二

曰五星應加緯行蓋五星出入黃道各有定距度又木土火三星衝太陽緯太合太陽緯小金水二星順伏緯小逆伏緯大三曰測五星當用恒星爲準則蓋測星用黃道儀外宜用弧矢等儀以所測緯星視距二恒星若干度分依法布算方得本星眞經緯度分或繪圖亦可免算

賦役七議

直隸河間府景州吳橋縣爲酌時宜陳末議均平徭役以蘇民困事竊惟天下固有一定之法而亦貴有通變之宜蓋法久則弊勢之所必然也變極而通理之所當然也苟做而不救變而不通則將至於太壞極做而民之困有不可勝言者卑職承乏

茲土到任以來見閭里蕭條居民寥落富鮮中人之產貧多流亡之夫其凋敝之狀一覩皆可憫者詢究其故皆云邑小民貧差役繁重是以此卑職將該縣糧差逐一查考知戶則雖經審編差役甚爲偏累蓋以上六則言之則既出了銀又出門銀又出地銀又編頭役又編馬頭又編大戶各項重差不一而足此富者之所以不能保其富也以下三則言之則多者出銀六錢少者四錢最小者亦不下二錢一遇成丁卽所不免此貧者之所以不能安其貧也且徵錢糧全無定則歲辦雜辦逐項派徵納者未幾而派者隨至前者未完而後者繼追瑣碎零星不勝煩苦奔走道路迄無甯居此貧富之所以俱困也於此

滾單條議

張景良

縣宰牧民當爲民興利除害豈有目擊百姓苦累而不急爲革積弊立良法以甦民困者特民困已久下情未能上達或知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力泥於成法阻者多端求其實體輿論毅然與更始者蓋亦難矣余蒞任後卽知吳橋有兩大害一在地糧卽古粟米之征也一在人丁卽古力役之征也吳邑催糧例有單頭單頭者向之里長也或由舉報或由簽點奸猾者營脫捐金朴實者承充受累或代玩戶受比或自稱貸預賠或轉僱替應聽人銷算漁利或差役押催多方凌辱需索一經簽報十室九空此紳衿士庶所爲請照例行滾單之法也其法令總地

清查村莊人戶在冊幾丁地若干畝不論某鄉某甲惟照居住村莊順莊註單挨次名下糧數按限完納卽送次戶不煩出村催討糧已計日完公如有卧單者差拿懲警至於紳衿地多糧多各給一單依限完納間有違限方爲差役行催誠爲便民善法不可不亟行者至於人丁審編定例除老添少相沿日久那移隱匿有年老不除者有死亡而遺累後人者有丁倒累及本戶者有戶絕累及里書者有遺地畝而隨里書完糧者富民田連阡陌家多伯仲百方脫漏而止應一丁貧民家無立錫兄弟終鮮無力除豁而反應數丁差之多累由於不均明甚今旣順莊滾單清查人丁或無缺額如有缺額卽以本鄉本甲滋生人

數補足力役均勻則窮民單戶當免向來苦累矣又吳橋舊有陋規遞馬倒斃換馬銀七百二十兩縣官坐馬銀二百四十兩攤派民間今亦出示革除摠期與民休息以除弊爲興利願躋疲氓於樂土也旣徧詳院道本府批示遵行因立石以誌其慨
康熙五十二年八月吉日

書

與天津監軍來道書

久欽斗山兼蒙覆露旌麾將臨業已伏候道左以摠仰止私懷
前驅想當不遠耶頃聞景州城西妖賊競起搶掠村落已以十
數擁衆將攻城矣此地平曠無固可負往一勦捕可立撲滅若
使得一城陷一邑彼反逸我反勞彼反固我反渙彼反爲主我
反爲客卽兵多難爲力矣或攻近而及遠或舍已而耘人此緩
急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者也適方報變而老公祖戎車南指此
天亡賊而以奇功授台臺也昔新建往撫閩軍取道吉安聞宸
濠作逆急檄諸郡兵討之隨以立平成此大功今以望之老公

祖矣

又

適聞前旄已指廣川應變甚捷當機中窾足徵方畧矣此賊蜂屯方始蟻附未多以三千鐵騎臨之何異泰山壓卵第其營寨宜審虛實疑我而我勿信撓我而我勿亂嘗我餌我而我勿售厚集其勢聯絡接應而擇一熟知深淺者爲之導妖氛可立掃也尤宜分一軍於桑園河上此河雖盈盈一水而地屬扼要再遣數人一在德州一在連窩南北船隻不許往來以防東渡有此則東西不合其勢自孤而黨自散矣不然乘間思動在在有人不早伐其謀恐又費一番剪除也奏凱在卽仍庇一卮以勞

從者不知肯一紆左否

又

適聞捷音屣齒欲折軍威大振妖氛立清數萬生靈實惟台臺留之然四處奸黨實繁有徒徘徊觀望在此一舉今而後膽自寒謀自消震懼不敢復逞矣彌腹心之患貽宗社之福此其功豈淺淺耶但巢穴雖空結聯實廣滋蔓難盡反側易生旌旄南指之後再留一軍彈壓幾時似亦勢不容已耳如以鄒滕久在湯火士庶望切霓雲則請轉爲奏記于撫臺公祖發卒來戍非特密善後之策亦所以竟無前之烈也臨楮無任瞻馳

與李性叅書

范景文

南北遙隔信便爲難歲裏人來知將借重京兆何又不屑就耶或以資勞深崇不欲復以簿書相煩少卽曳履徑躋卿貳耶弟久別家園已及八載今春因道路少通將爲省墓之行已理柩矣而宿春不備躊躇而止廻首北望中夜泣零乃流寇之禍方來未已瞻烏爰止隕泪傷心所幸聖政日新百度改觀妙有感通是可萬年耳羈人遠懷稍釋杞人憂天之思每有胤絕盛卉之懼計惟長伴野老詠歌聖化斷難戎旃鷓序此等苦情見人幸一宣布某今老矣雖有報國之忠而無救時之具卽欲勉強支持而不能者耳每有書問輒復刺刺及此語殊足自厭然骨肉之間不敢不以腹心披露也

與吳龍徵書

范景文

比來流寇縱橫幾半天下所過蹂躪靡不如意而獨不敢窺方城一步則老公祖偉畧能陰禡其魄耳廵方而掃欃槍居鄉而護桑梓豪傑作用固當如是聞知廣招才勇以備禦侮治文得一異人特獻左右高唐金振祚乃治文理東時舊役也膂力弓馬種種絕人而機智深遠更屬難得以之効力疆場必有可觀余目擊其服役勤恪知之甚真故敢道及幸進而試之當知弟言非妄

與甥王申之書

范景文

日日思歸而受上特簡誼不忍辭在事不滿五十日而大勢已

傾力莫能挽惟有盡節以明一生忠孝耳爲臣正道死無所恨
留此字作別身後凡事藉我骨肉不淺也他無所言

與本縣王公書

范景文

河西無處不亂所隔止一衣帶水耳賊若東來旦夕便薄城下
城守何可不加意乎賊之得計大率在內應而門禁稽防是
今日第一義出入之間固未可聽其叢雜無辨也但數尺土垣
直須靴尖踢到此必有兵方可恃之無恐而猝未可得奈何日
聞天津發兵數千往援鄒滕經臨境內此天假之便也卽當便
宜暫留以爲防護勦捕之用一面申詳院道此應急妙着不可
時刻緩者惟老父母速圖

碑

修縣城碑

明東光
教諭 魯 載

今上嗣大厯服之二年廷議以爲捍外衛內容民畜衆莫城池
若也乃專遣憲臣奉璽勅督有司於農隙之時而修築之皆出
宸斷焉夫吳橋河間屬邑也舊有城池歲遠坍塌湮塞殆盡惟
遺址尙存今令張侯天順八年自冑監釋褐來宰是邑廉介有
爲剛直不屈到官之初卽拳拳以此爲慮乃率在官之人於城
之坍塌者修築之池之湮塞者疏濬之乃設法勸邑之能事者
若義官郜恒陳廣郭政申王夏釗齊文淵醫官李義義民夏義
張榮耿祥等鼎建四門翬飛之勢寔聳具瞻厥功垂成而朝命

至矣適郡守太原賈公專督其事至邑獎勵謀功深如侯願遂
併工竭力營之侯則躬督板築之務不憚勞勩見星而出見星
而入蒙犯風日霜露未嘗一乘馬張蓋以城南垣逼近學宮湫
隘弗稱遂直南拓地五十餘步於是文廟之向高明爽塏非昔
之比矣興役於丙戌之秋訖工於歲之冬爲城凡四里六十步
高三仞有奇爲門樓暨角樓凡八座爲敵臺凡十有七爲雉堞
凡一千五百口言城之勢雄鎮一方眞足爲捍外衛內而容民
畜衆矣不特此也侯之政可紀者尤多嘗以賢遷有無商賈之
業也乃度城隙地畫爲市井建立民居又平城南壕塹之地置
市廬招商旅而赴集者自若矣以公館所以廬賓旅也乃荆立

察院行臺爲正廳三楹爲門房庖厨凡十五楹而往來公使止
宿有地矣以倉廩所以廣儲積也乃損俸金創立義倉凡五十
餘間於縣治之東西勸富民出粟以寔之凡三百餘石一遇歉
歲而賑貸有備矣至於學官明倫堂齋廨壇墀祠宇罔不一新
此皆侯修城之餘力也先是侯蒞任未幾宅宇有馴鳩營巢之
異殆今蕃育翔集不去德政感召以至于斯論者以魯中牟馴
雉之異擬之宜哉予友吳橋司訓成君端王君英具其事之始
未以記見屬辭不獲惟昔召穆公營謝仲山甫城齊尹吉甫皆
誇詠以詩以垂不朽公劉居邠外以廬旅爲先考亭守漳以立
義倉爲急其事載諸經傳昭示無窮是皆有利於國有益於民

者侯能法而行之宜書惜予藻思涼薄不足以鋪張盛美特因二君之情姑摭其寔以記之若予所不能發者又有待於詞林鉅公大書不一書蓋將與崧高蒸民公劉考亭之流風餘韻同馨並美於無窮焉若侯誠能仰副朝廷捍外衛內容民畜衆之意矣猗歟盛哉侯名鐸字文器滁之全椒人

審廠店泰山行宮鐘樓碑

竊惟紀可大之功必賴於碑傳可久之事貴有其寔茲而鐘樓之建其功固大而可紀然而事跡之由亦必循其寔而可傳也嘗稽泰山

聖母行宮三間兩廊十間觀音堂一座神像香桌晨鐘地基等項俱

景州民李公諱章者所捨所造也今年久房頽晨鍾暴露市民劉儒韓萬良邀日此鍾也風吹日晒難免追蠶之大患枸懸櫺峙峙豈有鏗鏘之遠音遂隨會蓋樓不日而成其下則基址寬廣可容車輿之往來其上則四面洞達可聞鐘聲於遠邇奇哉斯樓之建偉哉斯人之功碑紀可傳也奈兩事並舉力有不瞻又馬鎬韓萬高托施茶之餘爲立碑之資因審一廠南衝桑園北衝連窩往來客商代替軍役由於斯路飢之求食渴之求飲恒於斯望且飢且渴且行且止苦于前進之艱爲飢渴害之也間有望梅止渴者其渴尚在不若茶果之施其飢亦解其渴立止也又儻時值初寒酷暑之候人遭易食易飲之時急莫急於

此矣有雖豐其材者難買一便則空乏其身者又何如耶鎬等
咸思於此焉凡茶果柴薪議之均出無敢推托慳吝者曰此第
一之善事追古之淳風也又出資立石謀爲長久之計非敢曰
要譽於遠方非敢曰納交於斯世非敢曰求蓬蓬於明明之日
非敢曰積隲於冥冥之中也此何以故哉蓋不惟年年行之欲
世世效之也故並立石以識之萬曆十九年立石

改建磚城碑

明大學士 范景文

余年來叨司邦政辨輿圖要害抵掌而論古今猶覆奕也自文
皇帝遷都北平環衛星拱列郡邑以百數乃若瞰中原張左輔
吳邑雖褊小穀綰南北固四戰地也向襲承平夜戶不閉三里

之城積土爲垣與民休息無暇爲言言之墉也今方域多警雖
有百雉之雄尙未易捍而無險可恃豈有幸乎凡百有司傳舍
其官苟微旦夕無及于其身耳一逢不測倉皇無備以至暴骨
盈城何論原野伊誰過哉竊聞易之有事者三一日屯一日蠱
一日革也則難之始也利在經綸蠱則弊之因也利在幹濟革
則事之終也利在變更其時三其道則一總需眞精神以成功
業侯蓋兼之也有國家者莫大乎詰兵長子之固不如晉陽附
民也河陽壁壘一朝變色詰兵也茲月餘之間互變頽堞爲崇
墉迴視向者箭瘢刻畫暮夜號於郊外無肩鑰之限可以倚命
侯不憚搶攘措之衽席卽四郊多壘甯復如昔之惴惴無固志

哉考春秋之城列邑國不絕書楚叔敖城沂君子謂敏子囊城
郢君子謂忠顧叔敖三月而成子囊猶有待於後功用殊矣若
夫決疑謀興軼事不再計而決不踰月而成則敏且忠何如也
然非常易懼慮始爲難當驅呻吟之衆以事搯作旁觀者誰不
躊躇乃踴躍趨事誦聲偕作非有沉謀遠識擔任於初仁心妙
用感動于後孰使子來不日以臻如此之烈耶佚道使民雖勞
不怨今日之謂矣又聞侯日選鄉勇教以擊刺火器礮石弓矢
森森如列武庫萬一風塵有警咄嗟立辦備取之裕如也詩曰
哲夫成城又曰懷德維甯百年永利其賴此版築哉余樂觀成
事爰爲記其緣起以著侯之保障苦心若其他徽政纍纍未易
枚舉以俟傳循吏採入國史不暇覩縷矣余侯諱尙春
字飲虹四川渠縣人甲戌進士

重修學宮廟碑

張佑

粵若稽古帝王之世何其學術淳正風俗朴茂而人才輩興也
蓋自國都至于鄉黨家塾莫不有學齊之以德行道藝之教而
無有邪說奸其間者故其民耳濡目染心純志一不見異習而
遷焉唐虞三代之盛有自來矣及至秦火煨爛聖學蕪蕪而黃
老佛氏之說始興由漢及唐浸淫衍溢吾夫子之學其不絕也
僅如毫髮耳逮有宋慶曆中始詔天下郡縣各立學校以吾夫
子爲宗而配之以諸賢蓋所以崇正道遠邪說也然而二氏之

說尚簧鼓於人必至有尊之與吾夫子並稱爲三教者而時之守宰非惟不能禁且或立之赤幟焉是故老之宮佛之寺窮靡極麗嚴莊寶相惟恐其不崇且美至吾夫子之學則或任其頽墮傾圮曾莫爲之省視吁可嘆也此昔時李太白所以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之誚也已吳橋學校不詳所始據舊碑元時一修之國朝爲令者凡四葺焉自嘉靖乙卯至今二十餘年矣未有措意於斯者以故頽垣壞壁風雨不蔽至師徒無所息止此不亦大關也耶萬曆元年春錫山龔君以舊嘉興尹起服來補斯邑始謂先師廟睹學校荒蕪狀顧瞻咨嗟徘徊躊躇卽謀所以葺理之第賢聲素著當道者咸委重焉十九在外十一在縣

故時有所未暇也然舊之啟聖祠在戟門左而名宦鄉賢則合祀于其右君曰非體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今夫子巋然居中當尊而坐其父于門之側豈所以安聖靈秩大祀也哉此不可以不亟正矣因乘間易祠于敬一亭之北卽以舊亭爲之復毀邑之三教堂以爲亭而名宦鄉賢則分祀于戟門之左右一以尊聖父一以昭聖學宦於斯生於斯者始各得安享其血食焉越明年甲戌告成又明年乙亥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乃合廟學大修之會邑有寺其僧舍剝落不支矣因命毀之以爲葺學具取其木植之良者易櫺星門而新焉其餘以修講堂齋舍門塗道路黝堊丹漆煥然改觀凡入聖人之門者始見吾夫子

宗廟之美堂室之奧俎豆之輝矣是故學成而公府無所費閭閻之小民亦若不知其興作也嗚呼始也毀三教堂以爲敬一亭旣也廢僧舍以修學校此不可窺其崇正闢邪之心也哉蓋君生平雅志聖賢之學其議論行事大都光明正直不爲異端者所搖撼而施爲梗概卽是亦其一驗云然且身先士類時蒞學宮親執經講解率廸以心性之要則其所以造士作人者洵有本矣將邑之學術可正風俗可淳而人材之培植者亦彬彬然有興矣乎

重修學宮廟碑

翰林院編修西蜀李本撰

儒學之設所以明人倫厚風俗育人才也自古有天下者率重

是我國家列聖相承稽古爲治凡海內名邦大邑以至遐陬僻壤皆勅有司建學故爲羣有司者靡不翕然敬應於其曠世所無者剏設之有而傾圯者修葺之學校之備且美莫此爲盛吳橋河間名縣去京師不遠千里儒學在縣治東南隅莫詳所始縣志云元元貞初縣令常山邢君玉來重修文廟及建講堂國朝洪武永樂間重加修葺迄今歲久傾圯漫漶且舊學前廟後門傍啟四抵官街狹隘弗稱天順二年葉侯來尹是縣下車之初進謁先師退就學舍顧瞻咨嗟曰是非邑之首務乎遂捐已俸以爲之倡於學東益地若干畝建廟其上肖聖賢像於中易舊廟爲講堂遵左廟右學之制於是學門遂爲離向建櫺星戟

門廟腋以兩廡堂輔以兩齋西闢一路以達通衢路口樹泮林坊由西而南而東緣城關路以通往來傍縱民作室以環處之左右列植羣木規模宏敞棟宇輪奐視昔不啻霄壤經始於天順戊寅落成於己卯冬是役也材用皆侯措置於公時判簿掖縣初君深幕賓姑蘇趙君琛教諭莆田翁君森司訓武陟原君睿與諸生各捐俸資以助不逮而市民無與焉功竣欲傳其事於不泯屬予記夫爲邑之道有本末先後學校本也先也學校旣修則人倫明風俗厚人材出而他政無不美矣葉侯治邑而以是爲先務焉非知本者能之乎爲邑而能知其本則其賢於人也遠矣况同官諸君又能成人之美是皆可書以爲他日教

理居游於茲者勸也葉侯名茂字成秀貴竺將門子由鄉貢進士拜令官云

宏治十年李欽正德元年劉越嘉靖二十四年李節用皆重修萬厯三年龔勉重修易啟聖祠於敬一亭北分祀名宦鄉賢於戟門左右

重修學宮廟碑

李天經

文廟之制徧天下矣所以奉

先師也歷代尊崇彌加隆盛規模制度至明朝而大備故吳橋縣左有學學左有廟其址陽明弘厥其宇尊肅幽遠古柏蒼槐蔚然森秀奎星樓文昌閣拱揖東城之上諸生以時習禮其中蓋

二百八十年於茲矣

清興因之未嘗有改項兵荒相仍儒生散逸有司不能葺繕是以日漸頽敝蕭條若芻牧園焉其幸而巋然者亦魯殿靈光之類也順治六年己丑秋常侯來令茲邑侯名文魁字月生遼東廣寧人明開平王之苗裔喜談文藝雅有儒風下車碧拜愀然久之曰聖人之居固如此乎梵宮道宇金碧輝煌何如者將新之以時多事未暇越明年庚寅春盜息民安政通歲和遂捐俸若干毅然請新之時有教諭玉田張文獻訓導清苑楊復實經營之擇生員陳一鳳周鶴萃監督之若會計奔走者范汝經也侯則日三至焉縉紳家與夫青衿子弟以及民間父老翕然樂事

各捐助有差鳩工庀材始於莫春之初至夏五月終告成計所重修大成殿五間丹階一座名宦祠三間舊制櫺星門外卽通衢地勢卑隘特築土爲臺砌以磚石上立欄檻東西建坊二座照壁一座丹墀升獻甬道一通此皆侯心裁創置者也若東西廡若戟門若泮池若鄉賢祠若櫺星門則缺者補之舊者新之祀者整之卑者高之皆繚以垣墻塗以丹雘煌煌乎煥然一新矣數年來生茲土與令茲土者莫不聚族而謀所以新之緣工費不貲用無從出乃往往縮手相視傾廢而嘆息焉侯始事衆論頗難之侯不爲阻竟以三月成功侯之御事敏決大率類此治行多端纍纍然不勝書自有職太史者採入循吏傳獨是崇

重聖道興起斯文惓惓懋懋出於至誠蓋大異夫偶然而然有
 為而為者矣今辛卯歲清苑于有麟新城董常裕一時同來秉
 鐸擬鐫石以紀其事遣生員楊萃等乞余言噫嘻余何能言哉
 聖道高深豈末學所可窺測歟余何能言哉謹不避鄙陋而為
 之詞詞曰

大哉孔子	德配彼蒼	帝由此帝	王由此王	衣冠禮樂
日用倫常	包羅萬彙	裔裔皇皇	經天日月	行地河江
上達天子	下及愚氓	悖則狂惑	修焉聖良	世有顯晦
道無存亡	狩麟筆絕	游說相長	秦火雖熖	魯壁深藏
六經出漢	降晉歷唐	諸儒興宋	註疏闡揚	迄於元室

代有表章 有明開國 本主題芳 蕞爾吳邑 有序有庠

忠臣孝子 民朴士臧 公卿科第 肩背相望 數窮陽九

兵燹凶荒 秋風禾黍 丘墟榛莽 無廢不興 待人而行

大清廣運 聖九克昌 常侯借寇 吾道有光 慷慨蠲俸

為士民倡 不日成矣 神斤鬼斨 有儼廟制 輦革飛張

風雨戶牖 數仞宮墻 泮波映碧 芹藻芬芳 君子至止

載鞠載翔 環橋觀聽 濟濟踰踰 聖哲斯起 迺頡迺頡

得門而人 爰登其堂 英華貴美 金玉圭璋 希聖亦聖

其或不覆 民生厚幸 社稷之慶 百世永賴 仰止無疆

重建文昌閣碑

范景文

從來人文之興雖應運會然而毓秀表異則地靈攸關焉吳爲瀛南屬邑幅幘褊小川原滌帶形家亦艷稱之選哲蔚起每以事業節義顯列之志垂燦如也隆萬間有龔侯者建文昌閣於東城震方一時人文騰蹕彬彬稱盛後來議移他所趾背而氣勿聚遂就寥落比者壁水芹宮幾成茂草固劫數使然亦或風氣有所缺失乎余侯來蒞吾邑值殘破後侯以名進士蜚聲兩地文事武備釐然具舉凡庠序獄訟城埤桑麻倉囷道里兵役莫不規擘有緒義問翕然復於莫釋之餘周行覽視見文昌故基慨議修復爰詢擇奎壁踞勝之所果莫若東爲吉躬自捐俸庀材揆日凡榱桷瓴甑白堊丹雘不日而復舊觀落成之日縫

掖子弟歡然拜舞環橋咸歎公留意文治流美千禩已又聚而謀思所以不朽吾侯者丐余言伐石記之余解留樞子于道路傳聞侯治行甚晰而此舉修廢飭墜厥功更茂多士繇茲興感槐市芬郁璧沼琮琤奎曜騰煜蔚然應川巖之秀其無忘賢大夫嘉與維新之功哉攷文昌誕靈蜀地今侯爲蜀產渠故有銅魚洲洲有石磧黃色若魚凡遇開科歲水聲潺湲異往時必發高第是舉也侯且分虹飲淑氣點綴瀾陽余敢不爲枌榆壇坫彰茲盛舉乎雖然余又不徒以文章科第盡余邑之所以祀文昌也按蜀志刻梓潼事跡上遡邃古及前後身語涉渺忽而該其本末無非貞臣良相孝子義夫隱君子之蹟至所臚列事應

非徒垂訓子衿也廣之將風勵羣黎百姓教以忍性情明名分去血氣之欲安君子之雅無論安危恒變不失雲漢日星昭回之象而後綏綏乎其有文章也苟曰黼黻丹青乎竽笙豆獻乎以覲覲乎祿之盈釜而佩之鳴身乎是學不足而取是以文之也豈余與侯之望焉因竊取吾侯文治之意歌咏之以告後之蒞斯土者其詞曰地靈攸萃吳川故鄉兵燹勿飭慨焉羹墻典學明備維茲重地翊運敷大奎躔斗次天降周禎錫我賢侯造福紳衿百祿是道文治聿脩百廢具舉表厥多士人用興起經之營之不日告成煥彼堂構翬革高閣扶救勿遑加意董勸用廣薪樵斯文是憲貞臣孝子俾嘉俾臧章爾風化率彼周行爰究爰度崇祀是亟百爾君子無忘厥德

新建文昌閣碑

李懿

邑城蕞爾與學宮相去咫尺縣治有麗譙懸鐘鼓節晨昏鏗鉤鏜鎔當黌宮之坤方金虎軒昂而嘯東鄰城垣蛟龍偃卧而潛伏堪輿家謂之失對待故邑自開國來科目不繁間歲而乃值其說似爲有據邑侯毅翁甫至邑以文藝課諸生閱所爲文多雄偉有奇氣顧科目不能比隆他處遂疑形勢有未盡者入謁廟庭徘徊學宮者久之乃心有所感焉相地學宮之東就城垣起築平臺上建文昌閣使高與麗譙相對龍虎之形相應並峙告成後邀余同登焉時方四月天氣清和四周雲樹清流蒼靄

而環抱憑虛極目恍然如凌霄漢而俯視塵寰西映巒宮魏煥
生色將來科名文物當彬彬日盛矣鍾靈秀以毓奇杰侯之功
於是爲最所謂裁成輔相以成能天地者非耶

重修學宮廟碑

修禮

吳橋文廟在縣署東修於

國朝順治八年歲久傾圯丹漆彫剝余以辛未冬承乏斯邑瞻拜
蹙然因念我

皇上重道崇儒御極以來卽 策命 先師殿易蓋黃瓦又躬親
臨雍講學謁孔陵祭闕里文教所訖溥海從風矧吳橋逼處邦
畿而聖廟宮墻日就頽敗非所以宣德化示廣厲也時廣文杜

君若聲亦以有志未逮者三年於茲力謀新葺乃各爲捐俸若
干鳩工倡始而襄力合謀懇懇卒事者則來同秉鐸之朱先生
宗樑也凡經始於癸酉春落成於甲戌夏自大成殿櫺星門以
及東西廡戟門諸祠傾者立缺者補塗以丹獲絢以金碧翬如
翼如悉復舊觀其監工庀材踴躍勸捐者紳士王君鴻緒范君
人鳳王君實堅季君熈實後先而董率之功旣竣羣請予言鏡
諸石子不能辭蓋聞天子之命有司也非以平讞詞督催科而
已蓋將教孝弟去奇袤俾斯人敢睦信讓以順於道是以文翁
之化蜀郡秦彭之治山陽甫及下車卽行建學彼豈樂爲迂濶
哉誠見治化之與道化教不可以二也余自惟固陋何敢仰企

前賢然間考吳邑之先有都憲張公大學士殉難范公皆以節義清搢標名勝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諸君子生當其後惟願益束修砥礪胚胎前光無負鄉先正典型之意以仰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將予與兩先生之秉鐸斯邑者亦與有榮焉今之登賢書掇上第特其發軔而已先是縣丞余君仁亦嘗與杜先生謀今杜與余皆以陞任去予既喜杜君之志得成而又有以上教化之將行也因為述其興復之由并諸紳士崇本之意令後之觀風者有所考焉

重修學宮廟碑

倪昌燮

蓋聞黌宮聿煥戴履並乎高深典禮攸崇旨祀齊於郊廟我

朝建學明倫尊師重道所以養賢育才訓民厚俗之意致深遠也逮及郡邑咸建

文廟俾春祠秋嘗無時或缺而膠庠泮壁修理罔愆毋使稍不壯觀也吳邑學宮自順治八年乾隆二十二年三十年重修後至道光五年始復加酌修迄今垂數十年風雨摧殘規模漸失同治十三年石前縣學階會同儒學與邑紳等公議修葺勸令闔邑士庶量力捐資以成善舉遂於二月興工至四月事未竣而石前縣去任予權蒞斯土卽續會督鳩工庀材修造殿堂門廡越六閱月而功成萬仞宮牆復稱壯麗兼設義學於東偏是學校爲人才淵藪亦政教所攸暨惟期庠序日以盛人文日以興

從茲士林蔚起仰副

國家作養之恩變何力之有而實有厚望焉共事教諭王子皋訓

導蘭體春典史施崇禮邑紳二品封四品銜劉碩膚運同銜張書麟同知銜王榮晉分派監工邑人候選主簿王耀曾武生梁汝桓俊秀徐蓮峰其樂善捐資紳耆士庶姓名村莊錢數并爲詳勒碑陰

建復瀾陽書院碑

倪昌燮

邑名瀾陽古屬渤海緬人文於在昔不乏名流數科第於迄今幾多碩彥我

朝設立學校原所以成賢育才各邑皆建

膠庠更所以尊師重道誠盛典也余於甲戌夏權篆斯土繼石前縣會同儒學重修學宮添建義學並進諸生捐廉月課子衿雖衆而文藝多疏揆厥所由邑無書院士鮮楷模輒不自揣卽爲創率急公之紳富樂輸之衿耆於縣治之東南捐購梁氏等之別業空基始營講堂號棚次構後堂寢舍以及門廡庖滷器具什物無不備以學宮東南康熙年間張前縣景良曾建書院名曰瀾陽歲久盡圯地處窪下不堪復用故移於此而仍其名成規是式輪奐攸崇是役也始於秋仲竣於冬月並爲捐地十頃以歸書院招佃入歲租除納課外供師生膏火併聘閩中名宿馮公慶揚逐月校藝稟奉 各憲綜核俱蒙錫以匾聯自茲

多士春風時雨之功悉賴 上憲棫樸菁莪之化又有邑紳王
氏度藏前明石刻二十塊願歸書院俾輦之來得悉爲明相國
范文忠及董文敏米氏萬鍾遺跡摩挲而拂拭之如獲至寶遂
分嵌於兩號舍之東西壁雖剝蝕之餘漫漶幾不復成句讀而
吉光片羽今幸得與 太學之石鼓石經並壽千古爲權何如
汝多士尙其勗哉時襄成同城官教諭王子臬訓導蘭體春典
史施崇禮邑紳二品封四品銜劉碩膚運同銜張書麟同知銜
王榮晉候選主簿王耀曾武生梁汝恒俊秀徐蓮峯也其樂輸
姓名銀錢地畝各數均爲詳列碑陰

重修城隍廟碑

倪昌燮

制凡郡邑皆建

城隍廟蓋以載之祀典非他廟之不經不要者所可同日語也
邑廟創建無考明崇正十二年前縣余尙春重修以來

國朝咸豐七年前縣金元恭始重修大殿寢宮工未竣而去任歲

久失葺諸多傾圮將何以妥

神靈耶同治甲戌予來權斯土修學宮後卽嗣修之學宮者教
化斯民者也

城隍者保障斯民者也教化以淑人心而保障益固保障以衛
民生而教化益洽二者其道常相須當復整正殿寢宮山門重
建十殿二門添立皂役班房裝諸神像設諸儀仗凡如天堂地

獄之說分列繪塑於十殿兼建道舍供司香火時邑之樂輸者
雲集得以輝煌丹碧規模森嚴矣天鑒在茲凜然可畏自此
靈爽赫昭有禱必應福善禍淫若影如響而爲捍禦其災患以
庇斯民無疆之休豈得曰區區神道設教哉是役也始于甲戌
秋仲落成於冬孟襄成邑紳劉碩膚王榮晉王耀曾董事梁汝
桓也所有樂善捐資名數卽爲詳勤碑陰

孫武清公廟碑

王麟

孫子名臚齊人也武子之孫得名於戰國予始知讀史時悉其
用兵之機微而深算無遺策敵莫能當蓋一時氣化人事之相
參乎其間故有此傑出也其祖之術著爲書以制敵取勝者篇

凡十三余讀之宛有餘味可以啟人謀奪三軍之秘未嘗不嘆
賞古之人實有大過人者雖功成骨枯未免世儒之惜然援拯
之下生得聚而國得以存將誰之力也第方志不暇考竟莫得
其人物出處之詳弘治歲辛酉余以己未第出宰吳橋謁諸廟
祠將以其可祀而祀之也乃得孫子封謚及履履之詳刻元碑
於廟之隅廟祀自此始也有像存焉廟存縣治西百步許春秋
有司祀之焉訪之邑老則知縣之南十五里有墓墓之前鄉人
有廟祀裔類則莫之有矣蓋吳橋本齊地而後乃隸於燕也率
諸寅僚往拜之亦以覽其勝也見諸鄉人督功作廟用新厥像
且成碑將記厥作廟致祀之意衆乃羅而叩之曰願長公爲之

文以識之予不可乃謂之曰年乃登時方免苦難若民之安也
厥賦維供役匪敢及門若民之靜也盍乘時相率以勸且諭使
鄉曲之間少知敬長賤知事貴倫理不滄不愈于督而爲此廟
以修神乎貧窮相濟患難相扶持不愈于頭會箕歛而妄爲無
益之費乎衆謝之曰長公之教我無敢弗遵第此廟成嗣先輩
志不能自我廢也願長公文之余因意一方之地有將如牘若
無益於民後世且不忘其名而崇重之使當時爲民牧者上體
朝廷之意下體斯民之情而深仁厚澤每及於民亦焉知民之
念之而不遺芳於今日也哉噫于此亦可以類推矣遂爲文以
以識其事云耳

眞武廟碑

潘晟

按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之名見於曲禮朱子以謂指四方之星
形似而言蓋師行則畫於旛旐之上以象天示武非實有四物
者若是其獮然可畏儼然可象也蓋以角爲角心爲心尾爲尾
故謂之青龍以參有四足如虎故謂之白虎以翼如翼并如冠
而軫如項下之喙故謂之朱雀以虛危如龜而騰蛇在虛危度
之下故謂之元武詩所謂鳥隼曰旛龜蛇曰旐楊子所謂龍虎
鳥龜是已大位在北方故曰元身有麟甲故曰武至宋眞宗始
避聖祖諱改元爲眞夫四方之星取其形似而畫於旛旐之上
以象天而示武亦必有神主之矧其精之燦然列於上者以足

四時以前民用畫分野以正疆域示先徵以垂世戒自古聖王莫弗重之則隨其力之所在而祀之以爲祝釐之地亦禮之以義起者也按前係程篁墩河間廟記發明眞武之說立祀之義甚正世乃爲皂服跣足披頭仗劍之象甚哉其無謂也而潘公作記又區區載吳傑報應之說是爲瀆祀者立赤幟矣意非公作公作必不如是茲故削之附錄程說以明敬神之義焉

三皇八蜡廟碑

李 懿

三皇之說其來尙矣古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以明天道故曰天皇氏以明地道故曰地皇氏以察人事故曰人皇氏蓋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首出庶物開務成物者也其有功於

天地生人甚大故歷代帝王莫不禋祀祭告或曰番若茲則三皇者古哲聖帝而今乃與八蜡同廟共享其義何居省齋曰按文獻通考沙隨程氏曰八蜡之祭爲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井八家共焉吾食其一仰事俯育資焉而無憾者可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爲稼穡以易佃漁使吾卒歲無饑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繫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一也二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三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於我者也四曰郵表畷者畷井田間道也郵表也者謂畫疆分理以是爲准者也昔之人爲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五曰貓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六曰坊者謂昔爲隄防之人使吾

禦水患者也七曰水庸者謂昔為畎澮溝洫使吾為旱備者也八曰昆蟲先儒謂昆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除昆蟲者不一而足如火田之人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直曰昆蟲焉耳或謂郵表啜乃農之所不必祭或分猫虎為二迄無定議且禮經註疏謂先嗇為神農司嗇為后稷農為田峻享祀之禮峻且不可與神農同列而况以猫虎坊庸昆蟲並廁其間不幾于瀆耶竊疑八蜡之名蓋總叙歲終索祭八神云爾非必同列一祭也禮謂主先嗇則祭必以先嗇為主而配以司嗇又云享農則農別為大享又云迎猫虎謂迎而祭之蓋必有他設迎以祭之昆虫無專祭之

文其曰昆虫不作祝辭也如今禳田者臨而祝之爾餘若郵表坊庸或各祀於其所如祭五祀之類是矣吾邑舊有八蜡廟在城西八里許嘉靖十一年蝗飛蔽天邑候唐公往祝之意謂臨時而祭非誠也遺令每春秋二仲隨大祭舉行因移廟於附郭便祀事迄今四十餘年矣廟宇頽壞故重修之功始於萬曆三年之二月至五月告成中肖三皇伏羲神農黃帝像於上而八蜡旁列于下有尊卑貴賤之等而有功者咸得並食庶展報本之誠亦合祝釐之正神心悅而來享人心愜而中禮矣再致祝詞傳示永久文曰維神千古文字之祖萬民衣食之原肇司農功翊開民麗害稼並除治田有功利聚萬物惠養蒸庶爰稽禮

典報成索祭潔我粢盛昭鑒居歆或曰敬聞教矣然則三皇之祀正也八蜡之享幸也八嗇除先嗇司農餘乃細物耳以有微功於人遂至百世崇祀况人乃萬物之靈參天地爲三才不思所以樹立功德作有益事顧自頽壞專弄心術害人是務爲人厭棄至於唾罵咀咒之猶漫不加省欲何爲哉欲何爲哉余曰汝之言是也彼人見此能無汗顏乎而今而後其知改也夫其知改也夫

玉皇閣碑

李 懿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祀其先古也然天地萬物父母有生之類咸在覆幬欽若對越感德報本之思人人所

當自盡宜弗以例拘故今世無禁而玉帝祠宇徧天下各命土塑像其中然天體廣大無垠莫可名言孔子曰巍巍乎唯天爲大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今之土木坊繪果能彷彿形似否耶考之通志漢文帝時新垣平上言立泰峙長安東北其夜神氣成采若有人冠冕而立者帝因親行郊祀見五人於道左遂貴平至大中大夫後人上書告平詐僞遂伏辜然則有像自平始與古之祭祖先必以尸意祖考神氣攸屬後郊社亦用尸尤爲鄙褻遂革然則肖像亦立尸遺意與且古帝王郊祀器用陶匏牲用繭粟其禮極簡而今之金碧輝煌黝堊丹雘所費不貲神之所貴果在是耶傳曰苟有明信雖澗溪蘋藻之毛皆可以羞王

公易曰東隣之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然則事神貴禮不貴奢以誠不以文也道家者流又謂之金闕玉皇夫天輕清一氣上浮而神道杳冥飄忽固無所謂闕亦無塵俗之金與玉雖有金將安用之亦不過極其尊稱云爾自宋祥符以來至於今日止稱昊天上帝昊者浩浩然恩德廣大之謂也豈待金玉而後貴重耶去城二十里許爲吳家村萬君倉庫以其宅西北隅故宅特建廟一所所以事上帝也中塑玉帝像循衆望也蓋萬君曾有事發願建廟各用金綵絢爛神像莊嚴鄉人入拜各存敬肅而四時香火擇有戒行僧主之功始于嘉靖丙寅二月至隆慶五年七月告成至是礮石樹陰介義官梁子性徵予文以識歲

月予嘗讀詩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又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萬君此舉得此義矣然愚以爲惟天降災祥在德惟吉凶不僭在人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吉凶禍福在我而已不可以妄徼也昔齊王儼問其師賈曰祭神如神在此謂有神耶此謂無神耶賈曰有神儼曰有神當信神在何謂之如賈不能對愚意如之云者此心之誠敬形之也故精白一心內而如之也塑像莊嚴外而如之也內而如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心儼若思也外而如之者入祠而後敬心生見像而後畏心生也聖人之敬由中以達外凡人之敬感外而動中此聖人凡人之別也然則廟者爲鄉人耳目設也像其可少乎哉是爲記

聖母廟碑

李懿

乾稱父坤稱母天地萬物父母風雨露雷無一物而非天芽甲根莖無一物而非地天地之功用大矣天曰神地曰祇卽后土皇地祇是也我國家制祭禮掌之宗伯夏至有事于泰圻方澤是矣鄭夾漈氏謂天有五帝則地當有五祇夫易所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卽此之謂與東方甲乙木德聖母南方丙丁火德聖母西方庚辛金德聖母北方壬癸水德聖母中央戊己土德聖母土寄旺於四方雖有金木水火之別統而言之皆土也金木非土何由而生水火非土何從而載天下無一物而非土則無一處而無神或曰此爲泰山聖母行宮然與

曰非也有一方之水土養一方之人民有一方之神祇理一方之陰教在山東山自爲東方之聖母在吾土則爲吾土之聖母不必混而爲一亦不借此山以爲重也譬之城隍有一省之城隍有一府之城隍有一州一縣之城隍各分壤土各有攸司謂此地之城隍卽爲彼處之城隍行宮可乎或曰世俗有送生癩疹聖母之別然與曰似亦近是而失于偏也譬之人家生子生之者母也乳之者母也寒而爲之衣飢而爲之食者亦母也病疾而爲之求醫與藥者亦母也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愛惜周旋恩德廣大何者而非母之所爲耶則聖母之於人無所不愛二者特就人生所重一時所急而云爾豈止此二事而已耶人之

于聖母也必待癩疹而後敬耶徐王舊有聖母祠年久圯壞將頽余同鄉人某等捐貲重新之至是落成余因爲之說以喻鄉人使知敬神之義且志歲月云爾

三官廟碑

李 懿

鎮在縣治南三十里許有著姓劉善翁鄉閭稱長厚人雅素好敬禮士大夫而事神尤謹先曾建北極元帝廟及泰山行宮所費俱不貲嘗夢三官神降其宅居之左乃卽夢所相地構廟欲以祀神功未就而逝厥子鴻臚君鳩工卒成之承先志也廟凡三楹中塑像三尊黝聖丹碧一時煥然稱偉觀焉周以繚垣後爲茶舍擇黃冠有道行者一人住持給田若干畝便祀釐歲供

祀事至是告成介貢士王子汝鎮徵余文以識歲月將勒貞珉余問三官之義何居王子曰天地水府三官賜福赦罪解厄各司厥事以陰陽下民威靈在人間久矣予惟天子祭天地山川故書有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文冬至有事於泰壇圜丘是也夏至有事於泰圻方澤是也而蒼璧黃琮繭栗陶匏柴望祭告惟天子得行之無乃以士庶不得僭踰故別名以遠嫌而曰三官云云乎古之天子亦稱官家其諸此意乎不然則上天至尊無對地乃后土皇祇水生於天一由地中行不應俱以官稱也或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官亦主宰而言耳猶今之六部所屬有各司而總謂之部天之官無乃日

君月臣風伯雨師雷公之類地之官或不過華嶽霍岱恒木公
金母水之官或亦江河淮濟馮夔河伯之類與曰若是則昊天
照臨罔不覆疇信矣而山川流峙一方不宜徧祀寰宇余曰唯
唯否否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履者信也劉君積德深厚事
天明事地察心如止水則各以類應天神格而雨暘時若地効
靈而効原膺膺河伯馮夷降祥流濕潤下澤不涸厥利溥哉此
廟之所宜建也與或曰劉翁三世厚積則廸吉衍慶介景福理
勢自攸宜者無罪可赦何厄可解余曰然然若是則劉翁與鴻
臚天君中自有天官福不賜而自獲而赦罪解厄其亦以嘉惠
于鎮之人人與噫嘻劉翁之所植福田應地無疆普渡慈航期

登般若如是哉或曰三官者卽三元也其然豈其然按方輿勝
覽以正七十月三望日謂之上中下元諸神以是日會集校籍
人間善惡而禍福之是雖不可盡信然則三元者歲之日月諸
神會期耳會者不止三神三元非三官明矣且賜福赦罪解厄
亦互文見意豈賜福者不能赦罪解厄者不能賜福各執一偏
云乎哉然亦分別善惡而後爲之賜赦與解豈漫無可否不辨
涇渭但能歸依誦說而卽與之福無籍小人亦將并其罪厄而
解必不然王子曰審若茲則鎮之爲善者勸爲惡者懼矣立廟
之意顧不當如是也耶鴻臚君唯唯持而往劉善翁名林躋上
壽享遐福遇蒙恩例冠帶卒年八十八歲鴻臚君名掇科字汝

魏開敏博達丕振家聲鄉人咸稱其德長子繼德太學生次子繼業俱克肖偉器此劉善翁事神之報而所遺于後者云

藥王廟碑

李懿

藥有主甘草是也藥有師黃帝岐伯是也藥有經素問難經是也而今之所謂藥王何居蓋神醫扁鵲是也據司馬遷史記扁鵲者渤海鄭人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見其相貌語言獨奇異因厚遇之長桑君亦見扁鵲不凡相從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於公公勿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曰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

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考鄭卽今任丘縣北鄭州去鄭里許今有扁鵲廟扁鵲在當時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嘗治趙簡子賜田四萬畝後過虢虢太子死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而太子復甦天下盡以扁鵲能生死人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然扁鵲廟他處不多見而北畿爲盛桑梓同鄉之意歟萬君之建此廟也則又有說其少時積病盈腹夢神予以良劑覺來血下數升而愈爰作

廟以祀之然與否與愚意司命在天修短有數漢高帝所云已盡道理治病在醫術有淺深用之有幸不幸不可以逆定而自醫在人慎起居節飲食寡嗜欲善調攝是延壽保命之要也醫云乎哉藥云乎哉神云乎哉是所望於吾鄉諸君子

三教堂碑

趙名言

嘗謂教因乎道者也道未嘗有三也而何言乎三教教而有三則道釋分儒非儒自爲分也間有謂歸一者夫道則一矣何假於歸也必曰歸焉無亦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乎惡在其不一也則歸之之力也惟叛則有歸而所爲叛者必不善用釋道之過也釋疑得道之體倘其體而舍用則何釋之不爲儒也道疑得

道之用倘由用而運體則何道之不爲儒也大抵儒者完天道者釋者分天完天者固特尊哉而分天者較之悖天者何如矣然終不敵吾儒者且無論奧旨亦以經綸世運者彬彬然皆文學客也然釋道卒未常廢於世則分吾道者亦不可不謂之道矣卽不可不謂之教矣此三教堂所由建於歷代也堂中列夫子於右則古作堂者意乎不必解矣而是堂幸不然者則猶然列佛於中焉亦不必解矣然崇佛崇道例之不尊佛道者何逕庭也且知崇吾夫子則深可嘉矣蓋歷代尊夫子以素王雖天子必拜師吾夫子固不籍此堂以增尊亦不緣此堂以貶尊也忍視其圯壞而不爲之所乎則崇佛崇道之不若矣以故因鄉

耆劉君福等而煥廟貌焉蓋欲人人之仰夫子者憬然興起於
儒且兼以懲奕世不善釋道者之咎也若曰以鼎新徵後祿卽
顯蒙不宜操此心而予諸人敢乎若曰尊夫子而適以卑之予
不敢謂其不聞崇儒之論矣惟無駕言之文私也則非巧叛吾
道者也

金龍四大王廟碑

敖文瑞

今天下以文教飭太平而遐荒絕域冥夫悍卒不可以禮格刑
驅者不容不爲之所仍命天下郡縣各立僧會司大崇梵宇嚴
莊寶相藉天堂地獄之說輪迴報應之條以懼之默奪其愚頑
之性是亦助化之一端也吳橋大乘寺在縣治西北隅相距三

百餘步前接通衢後倚城垣左近民居右鄰神廟地稱爽塏其
中佛殿軒豁山門鐘樓高聳僧房絡繹相而飾之以金玉塗以
丹堊誠招提一新之會也於嘉靖元年邑侯劉公臨衢增剏大
乘坊一座視前益加偉觀歲久頽壞寺僧維厚欲修葺之而未
敢耑廼陳之扶溝劉公公許之復捐貲以助於是鳩工增飭云
云工訖維厚請余記嗚呼斯舉也固爾僧之責勿徒以文云耳
矣爾佛以四大幻身尙如泡影石火繁華終歸寂滅若但緣色
像以傲閻浮侈蘭若以爲觀美是亦文耳萬法皆空之心印諒
不如是耳爾其洞開菩提之鑰大闢般若之門仗慧燈以破昏
衢賴慈航而登覺岸務俾十方瞻仰四衆皈依斯不詭於釋部

之大端矣因厚之勞而不沒其善故以禪宗大旨悟之且以告後之任持者

龔公生祠碑

李 懿

慨自光岳氣分土鮮全德故孔子以爲才難非才之難而才與德稱之難也嘗觀世之人士文學優長者施之化理或滯渾厚立體者達之功用或荒英挺特達精勵而察於庶物者又或事苛細而民情多戾求其才德兼全不亦難乎邑侯毅所龔公以名進士初任嘉興再補吾邑學問宏博心事光明議論持大體往往中肯綮出人意表抵任卽洞見民情利病條申七議革差役煩擾除里甲徵派比往歲省費十之八九民咸稱便感頌鄰

邑民赴上告乞願比照吳橋法撫按允行各州縣爲式視百姓如子女刑威不用更不差吏胥下鄉詞訟一言立辯人不能欺久之訟自無公門蕭然可羅雀日垂簾讀書齋中日用自家鄉運濟一絲不累於民止飲縣中水耳民皆焚香願天佑公多福多壽願天久留賢父母爲民造福歲四月忽得邸報轉南刑曹至政人聞咸泣下曰百姓無福矣抑且信且疑謂德政才望海內如公者有幾不晉臺省爲朝廷建大議展大猷以經綸天下而乃有此轉耶余曰天有定未定其或未定之天則有不可知者五月一日公匆匆戒行百姓數千人遮道相隨公力止之弗能得車阻不得前行十里日暮宿僧舍次早乃發民俱送至德

州舟次咸泣涕有失聲者公亦揮淚登舟去越八月百姓思公逾甚乃相與議思公不可見盍共立祠肖像庶幾四時瞻拜如見我公且立石紀公德政以垂永久或可報萬一乎因卜地西郊道左庀材鳩工逾月告成額曰龔公生祠祠凡三楹前重簷後翼柱廣濶高爽肖公像於中東西兩廊各三棟西爲齋室東以居祠之司香火者乃相率奠酌拜嘆曰公兮公兮何時復見兮無以報德我心孔悲兮余見之爲喟然曰今之居官者衆矣強戾自任不恤民隱民咀呪之且願其速去者有焉公之去民乃惓惓若此此非慈祥愷悌一出誠求待民真如父母之於子使民亦愛若父母感服而思慕之豈易得哉古所謂才德兼全

者舍公其誰與歸鄉耆求言宜紀其事以識年月因援筆書之平生不解諛言惟直道鄉民衷曲事如此萬曆三年十月朔日

翟公生祠碑

高舉

嘗謂吏治難畿輔吏尤難畿輔難而求吏治於今日尤難之難何也吏而僅僅奉法循理無曠厥職易耳惟當盤錯而撫凋疲獨能力肩糾結手起羸瘠使民愛若父母而無愧循良卽古昔且不多得矧季世乎河間爲三輔要地而吳橋僻處其南東接齊魯西臨漕河屬兩都孔道輪蹄舳艫繹絡而出供億繁費日不暇給而編戶狹小巡行使者十道交偵比歲祲仍間左空乏令是邑者往往苦之吾鄉翟公以進士起家釋褐爲令下車惻

然憫念延見士者咨詢疾苦凡病民者一切罷革舊用里甲催科頗有叫號囂突之擾公廉知狀悉斥之歲省費千餘計立限緩征而民自樂輸若倪寬之世親閱貧丁時時單騎督煮饘粥開長平存活流移殆數萬清衙役禁勾攝訟者刻期決斷胥不至門而案無留牘調停徭役陳大不便者三事於當路鐫石爲例俾永遵勿失暇則優禮縉紳振興儒校蓋政甫三載而百度熙熙績奏最璽書褒美封其二尊人如其官民方冀其久任以觀德化之成會撫臺使者以公才宏拘於小用移調任邱吳橋之民若嬰兒之失慈母相率詣闕借寇不報乃共捐金建祠肖像俎豆奉之志去思也夫公之令吳橋三載耳未久而民思

之若此蓋其德化之入民者深矣余昔爲畿輔觀風直指比晉廷尉而乃稔公治狀閱再歲而有自吳橋來者則以記公三祠爲請且言其善政種種猶昨也余爲之戟手曰有是哉民心感德之速而神也自國家分設以來其令於茲土者不知凡幾而享俎豆者止一龔錫山然公之時其去錫山時倍蓰矣白望手實騷然耗困稍不爲意而瘠土之僵甍不踵相望乎故公之所當撫者正前之所稱難之難而公獨易之是以當日而治狀蜚騰旣去而思慕愈切其德懋也先正每言三代而上親民以君三代而下親民以吏吏之賢不肖天下之治亂也令吏治而盡如公者卽奉今日而三代之不難矣余辱在葭葦非敢諛言也

特因吳人之爲志其德政以俟秉彤管者採焉公諱鳳翀號凌元山東益都人

毛公生祠碑

陽信毛公之令吳橋也吏習而民安之三載政成主爵者上治狀奏最天子嘉厥績褒封如制居無何秩滿當遷擢二閩之福山府貳儼然協二千石稱大夫行矣識者榮之乃吳之民而不忍遽舍公也於是荐紳先生以及青衿耆老若而人爭詣兩臺使願借寇循良以甦疲瘠兩臺使業爲列疏請于朝下天官氏議矣會格于例不果於是毛公治裝歸士民遮道擁泣自辰至暮車不得脂公亦徘徊不忍去然而勢不可挽也遂相與謀立

石記功德以志去思走以謁不佞不佞固公鄰境之編氓也誼不容以不文辭蓋聞公素名家子性恬而養粹自爲諸生舉孝廉時已屹乎負台鼎之望矣其令吳也清衙役輕徭賦優師儒恤孤貧課農桑鋤強橫絕苞苴以故郊無追呼野無佚曠案無留牘庭無桁楊晝無赭衣夜無吠犬其民若不知有胥其胥若不知有吏其吏若不知有官熙熙然春臺登而華胥遊也且吳彈丸邑而當孔道冠蓋輶軒之使四出日給供億不暇又荒旱頻疊閭閻嗷嗷若坐釜鬻之上者枵腹立就溝殍而不逞探丸之徒將咻而起公調劑而撫循之裁省蠲賑館粥醫療能使郵傳寂不擾鴻澤之衆樂安堵而無歌黃鳥也蓋公眞大造於吳

人哉是以於公之擢也羣然喜而於公之擢以去也又羣然悲百計挽留以方昔人之截鐙投轄攀轅卧轍情莫切焉則非吳人之私暱公實公之德澤入人厚且渥也吳橋俗朴而民淳公之先有龔錫山翟青州亦皆惠政及人旣行遮留而尸祝迄於今未遠也蓋並公而三矣公祖海隅公抗節北平成功西蜀文章勲名烺烺正嘉間至今彪炳史冊膾炙士人口公固其嫡嗣也繩祖之武以事一人忠孝之道庶幾兼之今日之遷秩佐郡猶輒發始耳方今需才孔急如公豈久淹郡邑者揆席虛左我吳人終不得以一隅私海內也其又將何以爲情耶不佞家居去吳橋兩舍而近沾公河潤不淺謹因吳人之請勉爲記之至

傳列循績異日有握彤管者在非不佞之區區所能罄揄揚也

科甲題名碑

錢維禮

皇明循宋制以經義選士天下之士皆以經義進甲科上矣鄉舉次之莫不由學校出也雖伊傳孔孟生於今有能不遵斯路而登擢隆顯奮跡當世者乎然朝廷以此擢人才郡邑亦以此昭文物不爲載記其何以稱焉故今禮部每大比天下士則有進士題名記郡邑亦有科甲記而吳橋獨缺厥典曠矣邑憲副省齋李君乃會邑仕宦子弟首爲謀曰吾邑人士衆矣而碑記久不立往者或以湮來者或無以爲勸非所以樹聲名徵文獻之大義也盍勒之貞珉以彰往示來不亦可乎僉曰可雖各捐

賞買石疏列其姓字於明倫堂之左首甲科次鄉舉各虛其下方以儲後來者而屬余題其端余辭不獲者爰僭書焉按吳橋古將陵也龍灣東繞衡水西榮長堤障其南渤海環其北而地脉則自泰山蜿蜒磅礴而來故其渾厚所鍾宜必有秀碩之士出矧屬在畿輔當明天子首善之地被風化爲先則文士亦宜其以學顯今考其鄉舉先後相望卽直隸諸邑若斯彬彬者未易屢屈指乃甲科則自國初以來二百餘年間止此五六君子何哉謂人文未盡聚耶青衿叢士遊譽序而攻翰墨者濟濟蒸蒸不爲鮮矣謂風氣未盡翕耶則何舉於鄉者又若是盛也盛於鄉舉而乏於甲科此未可以風氣解矣則竊伏而思之豈其

或者搢志不終而前五六君子者獨卓然有以自立乎士方窮居時屈首受書莫不願爲鄉舉爲甲科一旦歌鹿鳴脫庠校輒昂然自爲得志恣情逸性以卒廢弛人情大都然也今予固幸舉於吾浙矣雖兩南北宮而私心竊不敢阻喪以爲丈夫有志天下事何不可成者凡我同志其無以風氣自解而以數君子自勵將來勒石可勝量哉如此斯足爲學校光云雖然此亦名耳循名者責其實今茲碑之旣立也人將歷數而指之曰某也選舉厥抱負何如某也出仕厥樹立何如某也居鄉厥德望何如有不然卽挽首睨視而過焉弗之齒矣是故名榮也虛名也亦辱也可畏哉可畏哉後之士欲與名其間者又求無負乎其

名斯不失省齋君所以立石之意

長河橋碑

張守身

蓋聞昇仙萬里西蜀之靈境攸存朱雀百花東越之奇觀斯著兼以垂虹駱駝均之卧波雲龍然而踪涉幽幻或其勝假游佚卽屬普濟亦藉捐施故事有大而弗章善無微而靡錄予令瀾陽實當孔道日惟鞅掌於軒輶時復留心於營繕自鼎新學廟而不變士風宏闢倉社而賑賙民困他若城隍園路一切次第增修雖未能臻蕩平邳理殊不屑襲漆洧小惠距城而南拓里有許長堤綿亘蜿蜒如龍虎之蹲踞古蹟起伏迴環若蜂鶴之腰膝堤之巔而東嶽行宮堤之下爲黃河故徑歲節行宮有會

人由故徑而來第勢近洿湫間苦水患爲予目之所擊亦予懷之所軫爰有何氏聿廣德心傾一已之貲糧鳩羣工之材力架木爲梁鑿石成堰飛欄曲檻縱乏華表巍峩負擔馳輿庶免褻裳濡足攜嬰扶幼駿奔香火者焚焚乘堅策肥瞻仰廟貌者濟濟不煩偕贊獨竭心裁爲便良多厥功實懋允稱向善之民信補行仁之化緬維龍見火見周制用之修除徒杠輿梁王政急爲先務旣係便宜且關職守予卽歎於摠理民乃趨於利益斯稱盛美可勒貞珉至於編竹渡螳猶食厚報於當年解帶助浮會享榮名於不朽斯又天道之必然而非若人之所計也橋始於辰年二月二日卽於其年七月二日落成橫濶丈餘長五百

餘步何氏名謹任邑城南關是爲記

重修安瀾橋碑

孫景會

閱縣志城南大河世傳有吳家橋與乾石橋址對直里許蓋邑所由名也明初修築古堤濬洩衡水至隆萬間漳河不由館陶其制遂廢百餘年來河爲涸源橋久無存輪蹄日征逐沙塵中所爲吳家橋之故蹟無復過而問之者近漳復與衛合流數漲溢當事者亟議濬洩求是河之舊而新之亦卽衆求是橋之址而修之名曰安瀾獨其謀之不固旋成旋圯者三土人難之而止弗議且二年矣予聞之慨然曰是何可已也事之興革惟順人情河流無滯而必慮或有淤澱歲聚千萬衆以從事尺寸土

則不如其已也已之所以便民也若夏秋水勢瀾漫而爲患及病涉之艱勞力一時足利千萬人之行以及於久則不可以已也已之所以便民也顧予公務日冗未遑躬親特捐俸爲倡囑縣尉楊君同前捐修之首事者協謀以蕙厥事自春徂夏凡三閱月工畢不惟其華惟其固不惟復古之蹟而且便民於後此楊君之能事亦邑中好義者衆也余旣幸藉手以伸利濟之懷又思有以垂諸永久爰記於石以告後之來者

疏渠碑

端木長宏

粵稽周官之制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所以備旱澇資蓄洩也吳川古稱瀛海之濱邑西上村等莊地處窪

下一遇霖澇居民有沉溺之苦恭逢

綸綍渙頒興修水利邑西北舊有洩水古渠今錫名宣惠河上年奉檄修濬深通凡濱河窪下之區亦既水有歸宿矣而離河稍遠仍多滯澇本縣蒿目以籌相度地之高下經營疏濬自上村劉莊西路起向西絲瓜張莊後圍溝從莊西北大路入古唐河景家窪轉向東北至楊家橋接入宣惠河且計長壹千七百五十丈應挑口寬一丈二尺底寬一丈牽深一尺上村仿照挑惠河之例按地起夫而上村劉莊等士民相率急公爭先趨役開工於春仲望後一日落成於次月十六日以千有餘丈工程已完工在二旬之內亦可見民之自爲謀無殊上之代爲謀從此

以後長享奠安永無昏墊若夫善創貴乎善因圖始尤貴圖終嗣後夏秋之交雨水過多倘有淤澱以利疏通仍按畝以出夫務並力合作使寬者益寬深者益深則又望於經理之善而守者三致意也是爲記

贈前邑宰秋公去思碑

李懿

邑侯秋公自蒞任以來衙門清肅如冰署吏胥兢兢屏息伏氣不敢錯履此嚴之效也日用清約中昃不遑食詞訟一言立辯摘伏如神雀甬鼠牙望風而遠遁此明之效也徵收歲租課立秤式無敢索耗完納依期無敢後亦不差人下鄉間一往立限回報無敢遲遲分外擾鄉村比屋人安居犬不夜吠此嚴之效

也審編徭役不用里書一言量度貧富如經目曉升降皆中節
雖纖微莫能欺前此未見有能彷彿之者此明之效也然其心
則以慈祥愷悌爲主而不入人於法微過小眚卽釋之建社學
九以造士立義倉十以濟貧民肫肫焉不勝其撫摩而噢咻之
者故民畏而愛感頌不啻口出巖明而仁若此當今之世指不
可一二屈若秋公可以爲鮮矣

引

捐修聖廟引

沈士濂

作事必存獲福之見至以聖廟爲士人榮利計多見其惑且褻
而不可訓也然人心渙而有以萃之萃之而思有以振奮之則
廟貌改觀而人之精神亦因一變其事相屬其理亦未嘗不相
通觀古詩書作邑作廟相度陰陽蓋兢兢乎慎之吳橋設立之
始學宮湫隘人文寥落建城南垣移拓數文學宮恢厥而有明
都憲張公大學士范文忠公副使王公

國朝贈僉事劉公節義經濟後先相望科第聯翩又無論已自
後瀾陽育秀坊廢泮池移置櫺星門內而規模一變義學建立

照壁東偏其西偏民居亦漸逼近而規模再變崇聖祠忠孝祠不審其地建立失宜而規模又變舉目縈懷都非疇昔無以肅士子之氣而振刷其精神人文之不古若其卽以此余初下車拜謁先師卽周覽廟之前後按之邑乘慨然於今昔不同之故正思修復而增葺之廼聞同寮東光賴君精形家言前因公來邑曾爲邑紳士詳閱指示教以泮池復故地東西兩坊拓外數尺照壁南移泮池外繚以周垣壁前水道改東流至城垣下乃折而南崇聖祠建立大成殿後其舊祠卽改爲忠孝祠而戟門外之忠孝祠更衣亭悉去之使恢厥邑中紳士咸樂承教已積歲月圖之矣今將程材鳩工共來請命於余且以工費浩繁懇

余捐俸爲邑人倡余聞之蓋深幸斯舉之適有當於余心而嘉夫邑紳士之樂義也夫人之精神與事之運會相際以成精神不振雖聖廟尊崇且任位置失宜而旣議興作則斷未有推崇聖道而徒於一祠一字之修坐觀福澤者行見興法聖思作希聖氣仰瞻巍煥益切景行將昔之節義文章復觀今日而余亦得以是鼓勵人材上副

聖天子振興學校之至意若謂藉以獲福則不特非有司所宜言而亦薄待夫邑之士大夫也余旣允諸紳士之請因疏其意願與邑中人共勗之

勸捐瀾陽書院膏火地畝引

倪昌燮

蓋聞金籊垂裕不如經訓之澤長木鐸行春未若弦歌之化洽
吳川邑居赤緊壤接青齊南臨德水萬頃榮光北望仙瀛三台
雲爛

范文忠光爭日月

孫武清氣薄華嵩固足輝煌前史啟廸後賢矣然而古今遞嬗
極盛易衰人才實難不殖將落緬維職守用惕冰淵欲復百年
已廢之規敢存五日京兆之見爰購舊宅用煥新謨願假館必
念及授餐而飲食尤先於教誨成茲義舉端賴紳耆割肥饒爲
膏火之資尺地卽成藝圃輸租稅爲束脩之費分金無事指囷
將見廣廈開而寒士庇恒產立則善人興齊魯之間能文學乃

其天性燕趙之士多慷慨豈無古風百朋錫我固知君子優爲
多士舒翹無使古人專美謹啟

北吳歌小引

范景文

語云美不自美待人而彰夫人苟能彰亦何必其果美也如陶
之彭澤潘之河陽白蘇之西湖地豈能重人哉以人重耳不然
宇宙大矣勝水靈山錯峙何限不一出入韻人口角寂寂都歸
湮沒地之遭遇固有幸不幸也我吳固有八勝日月潭曰秋塚
日照臺曰晨閣曰黃河曰烟柳曰春城曰甘泉今已或湮或圯
或剝落闌珊矣憑弔者徒亦彷彿荒烟衰草之外披尋斷簡殘
帙之中安有勺水剩山足相映發者思侗王公採謠問俗播之

詠歌韻語津津噴薄齒頰間摠之興會所至境寄蕭條胷中自有邱壑昔人稱孫子不閱山水而能作文當亦同此襟懷耳致使頽嶺顏開寒波色動真我吳幾百年來一大快事也又安知後之攬者不亦猶彭澤稱陶河陽稱潘西湖稱白蘇耶謂公不朽我吳也可謂吳不朽我公也可請以問之觀風者

示

去任諭衆榜示

龔勉

本職叨任地方將及三年媿無善政及民但此心爲百姓者則不敢不盡爾百姓亦能體悉我心錢糧早完詞訟省少故兩年間得相安無事今本職叨陞即日行矣惟願爾父老知事者以我心事諭爾子弟人等各要安分守已遵朝廷鄉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稅糧早完法度謹守無飲酒無鬪狠無好訟無賭博生事此乃爾等保身家之道也我在此凡事念爾貧民俱從寬處我行後有執法者繩爾爾若一有事到官罪不能免身家難保悔之晚矣孰若含忍省事爲益故臨行留此曉諭

其各思之思之無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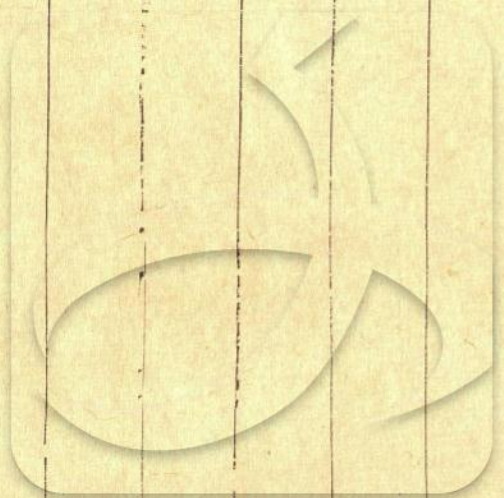
留諭瀾陽書院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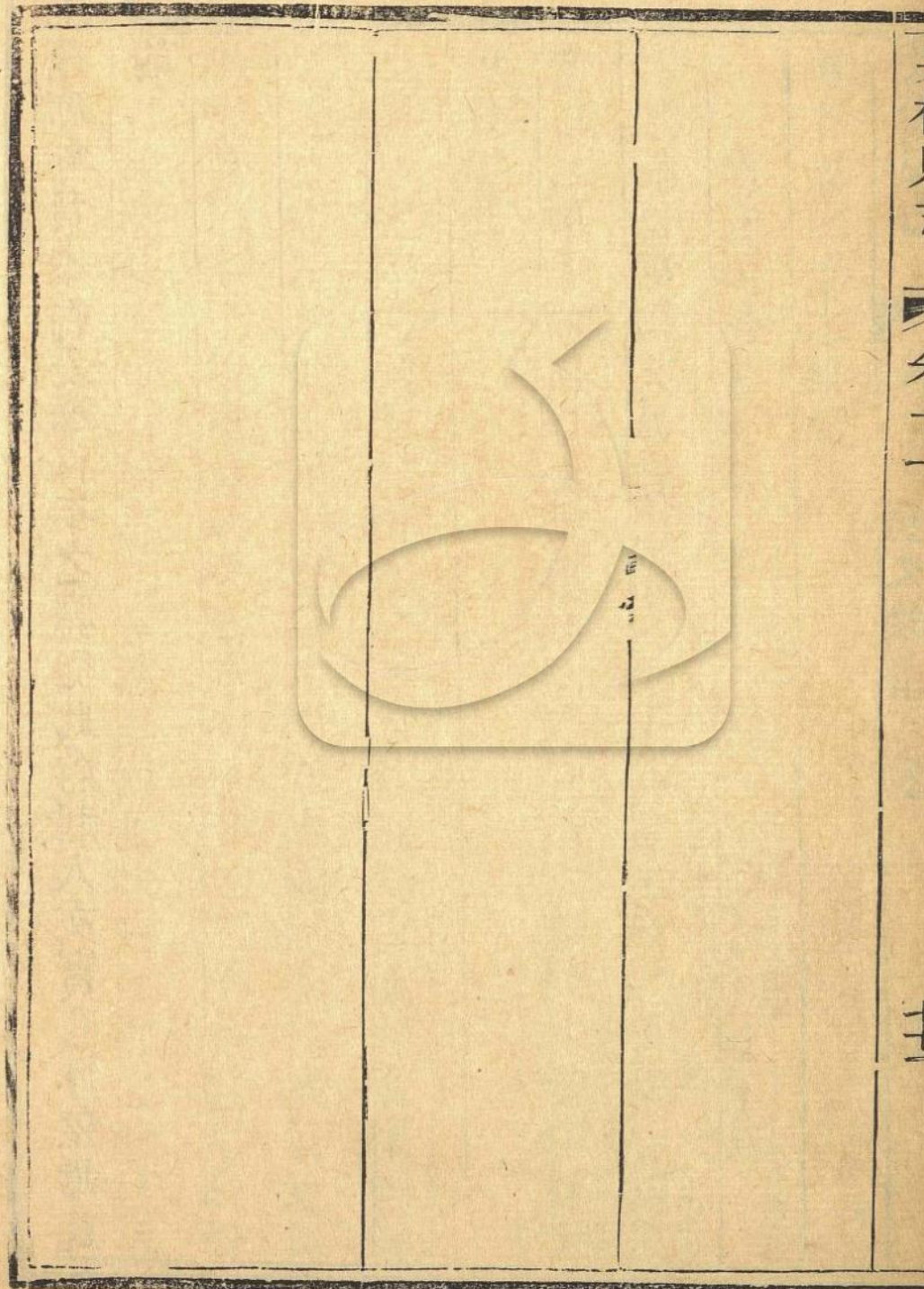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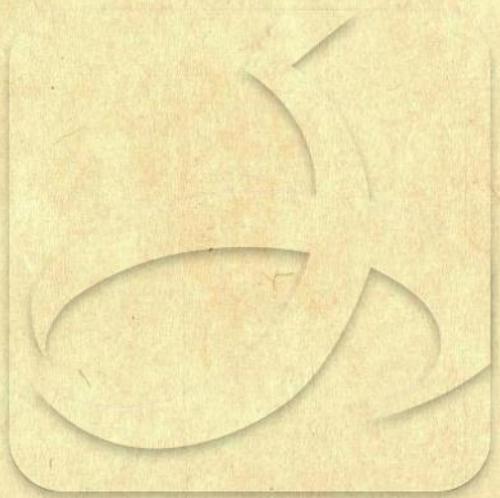
倪昌燮

爲曉諭事照得文居行忠信之先士爲農工商之首錦心繡口
當與江筆爭妍勝日良辰應知陶陰宜惜本縣憐才素切好士
維孜值此

盛世昇平之際允觀春風沂水之光因經創舉尙義衿耆樂輸紳
富建立書院於此洵足樂育賢才矣茲本縣將交印綬行走保
陽惟冀爾多士集羣賢效採風務教足用於三冬各盡片長於
一日韓潮蘇海爭看倚馬之言擲藻挾華快耀雕龍之彩桂風
塵戰可期得志於高秋杏雨欣沾盡送看花於

上苑庶無負本縣爰舉百年之廢從此蔚起人文實有厚望焉此
諭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山' and '一'.

